

# 新

# 大

# 陸

# 75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03

詩雙月刊

二〇〇三年四月第七十五期

●東北詩展

# 目

# 錄

No.7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b>詩創作</b>		
向明	空與有／快意	1
尹玲	讓歲月凝視／明如白玉	1
杜風人	籠中鳥／後現代網中的一條魚	2
施漢威	信之焚	2
秋夢	對鏡	2
冬夢	今夜是誰啄開我……	3
井蛙	自釀的酒／生命之河／軟時間	3
葉盛生	一宗離奇死亡事件	3
心水	祝融	4
婉冰	月光曲	4
孟芳竹	千種風情	4
古弦	感謝	5
陳積民	老袋鼠的囑託	6
天外	豆腐	6
伍木	魂兮歸來	6
姜慶乙	天象／贈博爾赫斯	7
伊農	花落知多少	7
毛瀚	太陽雨	7
臧棟	細浪	8
林忠成	郵信／香港回歸	8
劉虹	從來	8
人蚬	無題／跳蚤市場 等三首	9
密林	夢之鄉／靜境	9
陳韶華	黑蝶	9
劉川	拯救／第一棵柳樹	10
劉強本	哭喪著臉	10
羅鉞	媽媽，我好想你	10
殷龍龍	同類	11
李雲楓	蒼白	11
任知	騷擾電話／反差	11
沈浩波	到德州去	16
紀弦	我與地球	17
馬蘭	給L／元旦之夜	17
黃伯飛	老景散句	18
心笛	不許	18
魯鳴	遲到華爾街	18
秀陶	妳的詩	19
謝青	回歸空茫／再看秦俑	19

黃河浪	羊年說羊及其他	19
秦松	似乎如此	20
李斐	不設花園的土地	20
夏野	春之魂	20
遠方	溫陵雜抄之二	21
榮惠倫	看雪花最浪漫的演出二首	21
陳銘華	樹 五首	22
張耳	皮衣廣告	22
林德功	記一個長沙窯題詩壺	23
黃奇峰	致金正日／和平	23
呂建春	西安兵馬俑	23
鄭建青	夫妻／紀念碑	24
揚子	旭海草原	24
明迪	致非馬先生	24

## 東北詩展

發星	失題	12
無花果	我和你或兄弟	12
郭思思	超驗詩二十八行	12
楊拓	一場雪就這樣落下來	13
楊勇	旅行：上行列車	13
阿西	舞台	14
馬笑泉	人物素描NO.1	14
沈派	關關雎鳩	14
馬永波	有所思／窗上的雪	15
朱佳發	送葬的人／走過亂葬崗	15
宋迪非	有所思	16
姜佐	毅力	16

## 譯詩

非馬	雙語創作：非馬詩三首	25
秀陶	里爾克作品	26
陳殿興	格里戈里耶娃詩抄	27
金舟	Robert Louis Stevenson詩作	28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④	29

## 評介

犁青	華文詩走進世界	30
非馬	紀老師的紅筆	31
柳易冰	詩集裡貼著的黃紙條	32
劉耀中	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介紹	32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	-----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陽	(澳洲)
魯鳴	(紐約)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 空與有

高高在上的天空

以悶雷

厲聲的問：

“我是誰？”

透著惺忪睡眼的大地

海闊

山高的回答：

“你是夢！”

## 快 意

深信

左右會共治

上下成一體

親像

一個人

深信

毛毛蟲再多的腳

也丈量不了幾寸大地

修身夠久的蝴蝶

一展翅

便刷亮所有渴美的

眼睛

2002年寄自台北

## 讓歲月凝視

我就坐在Madeleine教堂大門前的

大理石階上

看著前方協和廣場高聳的標誌

國慶閱兵剛剛結束

(聽說有一個未遂的刺殺插播)

散去的表演族群與觀演群眾

正一夥夥往許多不同方向

歸尋他們已定的結局或未知的新碼

新至巴黎或覓舊的遊客一個接一個

手持白癡相機數碼相機錄相機

一級連一級登上教堂石階朝聖

陰陰的天空下我就坐在前世

或更前幾世的故鄉或異邦

名叫Madeleine教堂的大門石階上

不知是被當成觀者或被觀者

仔細地看眼前一群群前世或前數世

我的親友或完全陌生無關的人

正一個一個回歸或奔向迥然不同的宿命

我依然讓笑掛在臉上牽向嘴角或

讓淚翻上眉睫滑入心底

做著命中注定要做的每一個動作

讓時光無言流入塞納河或更早的湄公河

再讓歲月凝視

上一個世紀的我將花樣的青春

徒然植入

這一個世紀花樣已逝卻仍

孤寂飄泊的我

## 明如白玉

啊！女兒！第一次在異地遠離

母親的女兒

你正在Bretagne一處名叫

Beg-Meil的海濱

母親卻在Normandie一個小小村落

在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原野

女兒，一週來你每夜含淚的聲音

將媽媽的心揪絞著

女兒啊！媽媽如何能隔著

如此遙遠的空間

在與你說話的同時緊摟你在懷中

你喚媽媽的每一聲

都緊緊纏住母親的思維

剩不下可以喘息的絲毫縫隙

女兒！女兒！女兒！

今夜的月亮明如白玉

在無雲的空中和曠闊的草原上

無言地照著母親床前的小窗

照亮母親不眠的雙眸

照痛母親的每一絲呼吸

卻無法將單獨在海邊的你

也照到母親欲泣的眼前

2002年七月諾曼第

## ■杜風人

### 籠中鳥

世貿雙塔九一一倖存的  
一隻小鳥 驚魂之餘  
直飛回三十年前的現代  
卻發現原來築巢的山林  
已面目全非 一山一水的  
人生觀 也今非昔比  
轉身飛離此水土流失的是非地  
中途傾斜俯瞰一條舊日的小河  
想不到 被工廠的污煙  
噴得一身雅痞  
遂又身陷於所謂的後現代

小鳥啊 有誰能了解  
地球 也是心不由己的孤獨  
咱們浮個大白 認命吧

2002年8月28日西貢孤獨島

### 後現代網中的一條魚

漁人 舉網撒向大海空茫  
天地萬物 網裡網外  
一收一放之間 所能掌握的  
幾許 存有與空無  
而現代化的工廠煙囪  
卻悠悠哉哉地  
蘸著飽和的水墨  
把天空 入木三分的書寫  
王羲之的標準草書  
偶爾 龍飛鳳舞如張癩的

## ■施漢威

### 信之焚

縮結靈犀  
藍箋葉葉的曾經  
從歷史步出底感情  
令人茫然慨嘆  
劃一根火柴  
紙灰盡成翩飛黑蝴蝶  
  
幾許彩虹  
便有幾許靨黷  
擷不完  
數不清  
如晚空熠熠

將記憶捋平  
摺進生命  
當歲月漂白鬢髮  
這撮美麗的乍現  
昏曠間便會光彩熒熒

狂草 隨心所欲  
以臻書法的最高境界  
出神入拙 進入大氣層  
然後 神來之一筆  
竟將天空大地 撥墨成  
一幅一幅 煙雨濛濛  
水墨淋漓的酸雨的網  
漁人 在欣賞驚嘆  
此一水墨書法的空前傑作之餘  
更驚奇的發現 無所不在  
萬能的 後現代網路編織的  
無窮無盡數碼的網

## ■秋夢

### 對 鏡

望著一面鏡子  
如望著  
一截河流

而鏡中的自己  
像倒映  
在河中的影子

河水流去  
影子  
未被流去

河水漂洗著  
像一個  
在無盡時間河流上  
淘衣的女孩

一天又一天  
一年復一年  
我望著鏡中的自己  
河中的影子

鏡子沒有破裂  
河流沒有改道  
時間沒有倒回

而鏡中的自己啊  
河中的影子  
卻多添了許多線條

2002年5月14日於西貢

■冬夢

## 今夜是誰啄開我心室 空空洞洞的一枚寂寞

雲疏鳥瘦，莫非春天已盡嗎？

一句小風鈴怎禁住一排吟唱的晚風，叮叮噹噹，粒粒清脆的音符散落在伏案的心緒，美麗的往事也是傷感的往事，一頁薄一頁厚的翻掀過去，微黃的照片一幀，正是玉立亭亭的你，短密濃柔的識，繫結著一尾斑彩的蝴蝶，是那年的春天？為什麼蝴蝶仍是當年的曾經，我卻非曾經當年卻個瀟灑捕蝶的少年。

一帖書箋，一首情詩教我捧讀著仍有乍溫乍蜜的感覺，只是縮串著自己心間的回憶，早已支離破碎，早已抖落千塵之外。

黃昏，一隻灰鴿孤孤的歇在對戶的屋脊上。

咕咕叫著：一聲在天涯的遙，一聲在海角的遠。

案前的照片，照片的當年，當年的你，你不是那張玲瓏俏美、棲水臨風的臉麼？

今夜，如果星光燦爛，如果容我扣亮斗室的燈光，是誰……

是誰忍心啄開我心室，空空洞洞的一枚寂寞。

2002年寄自香港

■井蛙

## 自釀的酒

我灌了一桶自釀的酒以最克制的熱情  
坐在馬路中央

披荊斬棘的將士般推開橫行的車輛

紅燈的禁令壓倒一條條爬上心臟的斑馬線  
是你的神經中樞出了錯還是我  
惘惘然不知所蹤的漂蕩超越了常態

他說你像一根漂木

你的春天和冬天都一同消逝

等待復甦的人睜著眼望見旁觀的無奈  
只好也模仿無奈的表情站在島上指揮  
一片路過的雲

## 生命之河

一葉陽光失魂落魄地躲在你的傘下  
尋求庇護

我試伸出手掌給它遮蔽瘡疤

西門的邊角有位老人數著邁不動的腳趾  
東家也有不想侵蝕日子的狗睡掉一個黃昏  
我想這些夢大概是撐著槳在沙漠上  
劃水的謬誤

因為我們的夜短暫得沒有始末

我們的生命僅餘一塊被侵略過的

殖民地無法開墾

## 軟時間

你指著十樓高的樹說是達利的時間  
像一條中東的面紗賴在枝葉上

昨天我吞涎

特別用力

今天我特別的餓

時光偷偷地潛進胃去

連昨天的殘渣剩汁

也舔乾

我拚盡餘力

挖出所有珍藏的營養品

那相傳可以飽的詩文

相傳可以飽的景色

相傳可以飽的美圖

急不及待地展開

第十萬次的鯨吞

誰會相信

最後我餓死了

解剖報告說

我是飽死的

當時驗屍官一臉不屑

2003年寄自香港

我從你的素描中果真嗅到了軟的  
披掛

代表了第五季的榮枯

回到一個彎度我採摘他的晚禱

以你的殷勤鋪展雲天一色的台詞  
就在小小的窗孔

可以望見明天將現的月形

我們笑著分別了米勒的原居還有  
古典的回歸

## ■心水

### 祝融

聽說都是閃電惹的禍  
也因為聖嬰現象造成  
草原和樹葉一片乾旱焦黃  
老天無淚、海龍王沉醉不醒  
居然可以經年不降甘露  
當森林熱情過度，火花點燃  
火舌以蛇行的極速吻著  
坎培拉首都外圍寧靜的山區  
從南西北三方悄悄擁抱  
美麗幽雅的權力中心城市  
大火會合後，忽而怒不可遏的  
瘋狂吞噬了五百三十家民居  
以及舉世知名的那座天文館大樓  
三百個被焚傷的人、呻吟聲不能吵醒  
那條醉龍，四個被燒死的無辜冤魂  
以及上百個裸女們的乳波臀浪\*  
也不能引起老天爺的垂涎  
火魔大肆擴散放縱的狂舞亂闖  
烈火從昆州至紐州而維州再到  
西澳柏斯，最後連與世無爭的  
塔斯瑪麗亞島嶼也被光顧  
每晚從電視機播映出的是  
一條又一條不同的火龍在飛舞  
火魔淫笑的聲浪讓上千的救火員  
疲於奔命、大家同仇敵愾  
咬牙切齒與妖火誓不兩立  
被狂吻過的首都仿如核戰場後  
肅殺淒涼和恐怖混雜在眼前  
每年夏季、世外桃源的人間淨土  
都要經歷火的洗禮、無辜的大地

## ■婉冰

### 月光曲

妳誇張鼓得圓滿  
任光華皎潔擴散  
巧言誘使染墨雲朵退讓  
孤寂昏燈強拖樹影躲藏  
風溫柔徘徊捕捉那抹洒落亮麗  
撒遍東西南北  
忘擇方向的銀色

妳忽展嬌怯神韻  
現半輪柳眉彎彎  
群星競拋媚眼  
月映透簾悄悄偷探  
依然盪浪掀開神祕夜幕

妳永恆喜愛多款姿態  
不改高懸天際驕傲  
俯視塵世逃不脫種種災難  
點算幾家歡笑多少愁  
僅袖手讚嘆四季景觀  
世紀復世紀 僅妳  
退下又登場 看  
人生旅途匆匆過客  
誰能免沐雅潔餘光

森林和各種動物以及居民  
要與獰笑的火魔抗爭，而後  
樂天知命的享受著和諧平靜  
安祥幸福的生活

\*澳洲百年大旱再遇森林大火焚燒月餘，  
百名婦女學土著風俗在維州中部裸體祈  
雨，可惜海龍王醉臥未醒，甘霖不降。

## ■孟芳竹

### 千種風情

你款款而行的樣子讓人心動  
如雪片飄搖一些想像  
在我的面前純潔 美好  
輕歌 淺唱 清晨和傍晚  
兩朵不同節令的花  
有你的地方就有因你而生的夢  
境  
鞦韆 月亮 一只短笛  
塵埃落地 月亮從海面升起  
一扇窗推開過許多心情

你古典的情意從南山悠然而來  
純銀的腳鐲撞開滿山的花朵  
每一步都照亮一些日子  
每一步都有些夜晚開始飛翔  
那些藍色的記憶 流淌的音樂  
在霧散之前 在鐘響之後  
你擺動的身姿生長在春風的枝  
頭

我的孤獨是一只低飛的小鳥  
從一顆星到另一顆星  
橄欖枝翻讀讚美的詩篇  
你顧盼的眼神明媚了千種風情  
這是一生的邀約 一生的迷惑

2003年寄自紐西蘭

## 感謝

感謝 衷心感謝阮文紹

一九七五年三月不反攻邦美蜀  
卻實行移散戰術

暗地下令撤退第一及第二戰區  
讓千千萬萬軍人

讓千千萬萬男女老幼們的屍體  
把十三號公路築成一道歷史上

最長的屍路

感謝 衷心感謝楊文明

拚命的搶到總統職位

不下令戰鬥至最後一滴血

卻宣佈無條件投降

把餘剩的南方魚米之鄉

白白送給紅色政權

感謝 衷心感謝那些貪官

那些怕死的將領

平時暗地把糧食軍火賣給越共

國家存亡最後關頭領先逃走

感謝 衷心感謝共產黨

佔領了南方 統一全國

感謝你們使我們成了難民

成了難民我們才能定居富裕的西方

我們之中有的人不用在堤岸的街道  
繼續修理單車

不用在市場當小販

賺不夠一家三餐

我們之中有的人不用再去打漁

不用在碼頭當苦力

我們之中有的人的妻子不用再拋頭露面  
開咖啡檔

不用到邊界去做買賣

我們之中有的人的女兒不用再出賣肉體  
兒子不用逃軍役

感謝你們使我們成了難民

成了難民我們才能定居富裕的西方

我們之中有的人才能一面領政府津貼  
一面做黑市的工作

然後每年一次錦衣歸鄉

回去越南嫖賭吃喝

恣意的摧殘不幸少女們的身軀

或者自稱是某某公司經理

詐騙天真無知少女們的胴體

我們之中有的人才能用這種名義

那種名義辦這個協會

那個協會

做這個會長 那個會長

騙取政府的補助

把會員的年費

中飽私囊

感謝你們使我們成了難民

成了難民我們才能定居富裕的西方

我們之中有的人的兒子

才能事業成就

成了只刷保健卡的醫生

每天看五十個病人

成了只檢查和清潔

但不補牙的牙科專家

成了偷寄政府補助藥品回國的藥劑師

成了詐騙健康保險公司的眼科醫生

成了只辨買賣屋子的律師

感謝你們使我們成了難民

成了難民我們才能定居富裕的西方  
我們不用一家五口

或者十口的擠在漏水的舊屋

我們不用整家人騎在殘舊的機動車  
去兜風

不再擔憂米缸沒有米

現在我們一家三口往大屋

每人一間房

現在我們出門汽車代步

丈夫一輛

老婆一輛

現在我們冰箱食物滿滿

米只是副食品

感謝阮文紹

感謝楊文明

感謝那些貪官

那些怕死的將領

感謝你們使我們成了難民

成了難民我們才能定居富裕的西方

這是以前在夢中

也不敢想到的

卻成了事實

現在我們什麼都有

只是缺少一樣東西

這樣東西不值錢

沒有也吧

那是

## ■陳積民

### 老袋鼠的囑託

躍吧  
躍過那鴻溝  
不要再左盼右顧  
等待奇跡如西方日出

雖然鴻溝裏長滿了  
時髦的樹  
像塑膠般美麗的花  
鴻溝似乎變淺了  
其實更加寬大更加險惡

但總不能永遠捲屈在崖邊  
總得躍過去啊  
總不能指望人們  
為我們填上鴻溝  
人的觀念是如此老舊  
更甚於這古老的南方大陸  
比 Ayers Rock 更加久遠堅固

那堪回首  
被群體屠殺的歲月  
怎麼可以飽食終日  
甘願被供養於崖邊  
讓人們獵奇  
隨意指戳

和這大陸一樣古老的先祖  
便是迎著狂風暴雨  
在荊棘叢中踩出  
生存的路  
練就了茁壯的骨骼  
練就了堅強的意志

堅強的站起來  
鴻溝便會變淺  
便不會是深不可越

## ■天外

### 豆腐

曾經	面對死亡
豆對豆箕的	哭泣
昭示了血畢竟濃于水的	真諦
於是 在水深火熱的血乳交融中	
粉身碎骨的	情誼
涅槃誕生貌賽西施的	後裔
從此	紅豆只好
搖曳著	婀娜多姿的軀幹
把	相思撒向風雨裏
甚至	抵不住對根的思念
綠豆飽含著無限	的遺憾
無可奈何的長出弱不禁風的肢體	
如今	你的存在
造就了	嶄新的時代
扛著	吃軟不吃硬的招牌
企圖	將沒有英雄的年頭遮蓋
伴芙蓉	憶天涯人常斷腸
點海棠	念柳梢月映池塘
卻	留下潔白無瑕的了無牽挂
去	等待下一個輝煌
即便永遠	捨不起來
也再也不願	
為他人做嫁衣裳	

2002年寄自雪梨

甚至會被剛毅的信念  
遠遠的甩在後面  
化作一陣塵土

躍吧  
躍過那鴻溝  
那怕是粉身碎骨  
靈魂將保持飛翔的姿勢

## ■伍木

### 魂兮歸來

——遙祭哥倫比亞號太空梭  
罹難宇航員

隕落後，世界少了七雙澄淨的眼睛  
無法繼續窺視星際的深邃  
刺探宇宙的呼吸和心跳  
世人競相解讀你的解體意象  
在已知的誤差與未知的猜測之間  
哥倫比亞號太空梭  
最後十六分鐘的梭游驟然變色  
你斷翼如落鷹，俯墜如流星  
你的身體在熾熱，名字在燃燒

（你的生命源自人間  
名字屬於太虛）

十七年前的悲劇驟然重演  
摘星的夢想再次焚給灰燼  
魂兮歸來，哥倫比亞號太空梭  
挑戰星河也挑戰深淵的精英們  
生命的意義在於永恆的重量  
凌雲的壯志在於瞬間的燦爛  
回航是科學，不回航是宿命  
一場天航化為壯烈的天葬  
七個姓名鍛煉成七顆聖潔的舍利子

附記：1986年初塗詩〈摘星〉以悼念  
罹難殉職的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七位宇  
航員，17年後不幸事故再度發生，哥倫  
比亞號太空梭重蹈覆轍，令人黯然神  
傷……

8/2/2003



## ■姜慶乙

### 天 象

一個時辰內，我聽到  
大地對光的引力  
子午線泛起波紋

我星座的羅盤  
向一張神子的面孔  
眺望

我不能把十字  
畫得橫平豎直  
時空交叉於  
對稱的長度

在某一端點上  
卻把夜染的  
更黑

含鉛的字有毒  
從手到口的距離  
足夠讓我停在半空  
驚駭的交出

盲目

### 贈博爾赫斯

我的亡靈走近我時  
像夜挨近寂靜

同病的先生\*  
我是夢的

## ■伊農

### 花落知多少

——讀孟浩然〈春曉〉

淡淡的花瓣  
穿透歲月  
與風塵  
坐在唐詩的經典裡  
熠熠生輝

它們  
曾在一個風雨之夜  
破窗而入  
像薄命的紅顏  
擊傷了脆弱的詩人

一千多年前的  
唐朝  
在那神秘的地方  
連雨後的枝頭  
都掛滿了  
空靈的文字

守夜人嗎  
一道天國的密令  
用眼睛親吻刀峰

在那邊的世界  
你說  
“要有聲音”  
我拿捏螞蟻的腳步  
借星光捎去

\*博爾赫斯患青光眼失明，我也

## ■毛瀚

### 太陽雨

太陽雨，太陽雨  
太陽下面飄著雨  
天空此刻份外地藍  
大地此刻份外地綠

綠茵展開一幅畫  
畫中浮現一個少女  
赤腳跑在陽光下  
仰著臉兒張望著雨

太陽雨，太陽雨  
太陽下面飄著雨  
飄灑著歡樂飄灑著笑  
飄灑著一支夢幻曲

女孩兒手中一把傘  
不遮太陽不遮雨  
任陽光落在髮梢上  
雨點落在酒窩裡

太陽雨，太陽雨  
太陽下面飄著雨  
陽光本是開心的笑  
笑出了淚水便是雨

太陽雨中飄彩虹  
太陽雨下是花季  
花季少女不知愁  
淡淡的慢傷也美麗

## ■臧棣

### 細浪

在我和四隻小松鼠之間，  
約有三十米寬，一排浪  
從綠蔭的小毯子下醒來，  
細得就像顫動的跳繩。

曾經被死死捆住的東西  
就這樣溶解著，  
溶解在細浪舉出的例子中。  
而這樣的聽證會並不是每年都有。

又一排浪更細，澄清了  
一尾鯉魚的來路，  
它無辜於慢悠悠，就像我初戀時  
寫過的一封笨拙的信。

被催眠的事物看上去  
就像是被征服了，而我受困於  
什麼是贏得？與自我爭論時。  
我記起了我是如何被再次捆緊的。

另一排浪則細得需要  
撒上一點碘鹽。  
我推敲著你留下的種子，  
它們預言了隱蔽的豐收。

岸上，橄欖樹的樹葉  
正洗著一副好牌。偶爾  
我們也有機會加入進去，  
出牌時，你的手像隻跳進水裡的青蛙。

2002年寄自北京

## ■林忠成

### 郵信

傍晚 我給你寫了一封信  
這是一封介於愛與不愛之間  
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信  
我去了一趟郵局  
我用手指擦淨了那郵筒上的灰塵  
一隻小鳥站在枝頭 睜著眼  
盯著我看  
我想了想 我是來寄信的  
我所寫的那個人  
跟你的鳥眼睛鳥蛋沒啥鳥關係  
我一直打量著郵筒這個  
綠乎乎的傢伙  
它的嘴多像鱷魚的嘴  
我一千次地打量郵筒  
像一個母親把自己的嬰兒  
投入河中一樣  
把信準確地投進了那個口

### 香港回歸

97年7月1日  
連耗子在那一日都不偷東西  
流淚的一剎那原諒了三代仇人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像老光棍終於把媳婦娶進門  
在香港回家的時刻  
有更多的中國人離家出走

2003年寄自福建

## ■劉虹

### 從來

一把椅子和之後的日子從來就坐在那兒  
用沉穩釘住我的慌亂  
它是第二道牆  
我的皮膚是第一道  
兩者之間夜豎起耳朵，應聲而落的  
從來是停在風中的臉  
從來是退不回皮膚的鴿哨，和它私傳的信  
件

椅子坐在對面，從來就穩操勝算  
它用將來時誘惑我  
又用過去時策反了時間  
而現在的每一刻都像一個孤立事件  
比如愛情，怎樣轉身都無法背叛  
它從來奮不顧身與我糾纏  
這使椅子的矜持  
平添了身世感

從來喜歡走在西部謠曲的邊緣  
與花與月保持風雪的距離  
與小家碧玉保持裸體的距離  
從來風一樣揚長而去  
給善於背臉的世界，留下風塵感

可是，那硃沙的嗓子又在向我邀約  
椅子背後的黃昏也向我網羅而來  
網眼滴下鴿子的遺言  
我忽然聽到白雲深處滑動的身影  
聽到閃電用狂草把高度宣判  
我忽然明白，我的泥足與天空預約過的牽  
掛  
也許從來，從來就

## ■人蚘

### 無題

數一數  
你兜裡還剩幾隻小鳥  
幾隻落成光屁股  
死掉幾隻  
被謀殺  
還是文革自殘

數一數  
還剩下幾片羽毛  
你將受益無窮  
剩下幾隻就粘貼幾隻  
貼在你的禿膀子上

數一數小鳥  
就意識到了只能行走的雞  
甚至步履維艱的豬獾

數一數  
你自己開口詢問：  
為什麼在地上？

### 跳蚤市場

平靜  
跳躍  
傲然  
逮捕  
把外賣者關牢

### 與自己的巢認識

可以有什麼躲進那尾竹籃  
可以獨自上菜市場去打水的

## ■密林

### 夢之鄉

石橋無人  
水面無風  
木船無帆  
被一群木樁撐起的村莊  
醉在  
水之鄉

窗口無燈  
窗台晾二、三盆  
桃紅的夢  
菊黃的夢  
被夜風吹濕了麼

下水的石階上  
是誰的第一聲  
猛驚起——  
滿樹的群鳥湧動  
湧動月色的波浪

### 靜境

草葉上  
懸二、三滴  
被鳥聲銜來的  
雨……

點水蜻蜓  
點破一苞  
水紅色的  
荷

## ■陳韶華

### 黑蝶

你靜止 河水流動  
你飛翔 日光蒼白  
一只黑管含在少女的紅唇中  
按住所有的銀鍵  
幽深而又無助的筒音裡  
孤寂而又疼痛的翅  
撲簌簌爆出黑蛹的子宮

比光明更光明  
比黑暗更深刻 更傷痛  
黑色的火焰現在逼近花朵  
五月的天空猛然失明 垂落  
現在 另一種太陽將我照耀

幽微的長風裡  
一輪鋒利到無的刀刃  
將我一劈兩半  
白色音鍵再也按捺不住  
我的雙翅化翼  
一段死去的傳說復活  
五色花瓣與流水的青藤纏繞

世界蒼白如雪  
我在黑蝶的飛翔中還原為蛹  
一只黑管含在少女的紅唇之中

2003年寄自安徽

■劉川

## 拯 救

那匹雄壯的馬害了大病，就給它  
打針、灌下藥粉，如果天亮前一直無效  
就殺死這你不能拯救的。點起燈來  
殺了它，煮著吃  
吃掉了馬肉，再吃內臟，最後啃馬骨  
接著砸開骨頭吸盡骨髓  
直到用你裝下它的全部，在半夜  
把廢棄的部分埋到土裡去  
沒有能吃的了，就要趕在雞叫之前  
把馬皮縫成衣服、靴子，穿在身上  
失去了一匹馬可別為它惋惜，因為  
日頭正升起來

推開門看到清晨的大路，別惦記著過去  
抓過鞭子來，就會重新有一匹馬在  
你身體裡跑動

## 第一棵柳樹

暴雨一夜砍出來的新河灘是空曠的。  
我們經過那裡，在日光刺人的紫外線中  
無處可躲，緊縮著自己的影子。我們  
搬家的馬車上：鐵皮桶、立式櫃、  
破沙發……  
趕車的父親從老房子出來時折了  
一桿粗柳枝  
作鞭子，青青的飽滿生命汁液的柳條  
在馬耳朵上啪啪作響。  
在河灘紫色的沙礫中間，馬停下來  
喝那低窪裡的清水，魚，正等待死神

■劉強本

## 哭喪著臉

哭喪著臉  
哭窮  
陰天裏刮大風  
丈夫吹著妻子  
父母吹著孩子  
吹個不停的大風尋找那找不到的  
吹個不停的大風越吹越黑  
不停地吼叫像一場炎症  
不停地吼叫讓白楊閉上眼睛  
那吹個不停的大風越吹越黑徒然  
讓人厭倦

2002年寄自北京

從那水窪我把它們一條條捧回  
遠處的河裡去。  
這光禿的河灘，十一年前，一毛  
不生的河灘  
只有我們一家人，像世界第一日的  
第一個家庭。  
父親抽完了紙煙，把那青青柳桿鞭子  
深深栽插在一塊潮濕的泥土上  
並用腳踩實那基土。我們離開，  
還有路要趕。  
我祝願那柳樹，在日光刺人的紫外線中。  
在我一生奔波的行程中。

2002年寄自瀋陽

■羅鉞

## 媽媽，我好想你

媽媽，我好想你  
住在車站臨窗的屋裡  
看慣了來來往往的行人  
行囊，流離的目光，匆匆的步履  
哪一個也不是我  
哪一個又都是我  
我的心已隨汽笛遠走

媽媽，我好想你  
眼淚在夢裡已經流盡  
溫暖在被子裡捂得揣不過氣  
昨晚夢見你在煤油燈下縫襯衣  
爬起來  
只為尋找是否有針跡  
真的，我不想醒

媽媽，我好想你  
雪梨熟了，野兔又竄進園子的竹籬  
葡萄藤的觸鬚指向土地  
我看見你站在門前的小徑  
撐著傘，守著我的歸期

媽媽，我好想你  
回去吧，我已告訴你我不回去  
我知道兒永遠走不出自你心捧出的  
九曲迴腸的城。孩兒大了，  
想你不要哭泣  
檐前的雨滴滴滴都滴在舊窩窩裡

媽媽，我好想你

2003年寄自四川

## ■殷龍龍

### 同類

有人頂替了我  
好幾億的人頂替了我  
寫詩、作愛、開車，以及上網聊天  
我的強項他們都會

我從來就不是正常人  
我肯定沒出息  
蓬頭垢面，鞋子又髒有破  
和人們說話總要花樣百出  
從來不會一語中的

我的朋友也是愚笨之徒  
長髮披肩，不曉得別人的手腳  
都有精彩的招數  
像這首荒涼而粗糙的詩  
不知道死後還要上火、便秘

我的哪些話得罪了他們  
我的父母有什麼過錯養了一個廢人  
我的前生是否和一個女人相愛  
她在今天這麼折磨我  
麻木，疼痛，我不能理解我的不惑之年

不會走路  
從而失去很多樂趣  
失去尊嚴，和做人的權利  
什麼都不會，最後失去你

幾張抗議的標語貼在牆上  
人們三五成群說著拆遷的事情  
你看龍龍還有多少詞匯  
捧在手裡，招搖過街市  
這首詩為什麼凌亂  
分明是一種固執——快意恩仇

## ■李雲楓

### 蒼白

從早晨坐在門口，紙一直是白的  
有些影子可以繞路過去 有些影子  
像有些旅行一樣毫不真實  
一些聲音從台階上墜落  
一些聲音散開，如同噪音  
我用一天時間去面對一張白紙  
用一天時間去回憶  
那些曾經清晰的，鮮艷的面孔  
仿如一些色彩，在紙上短暫地浮現  
有些人遠遠地路過這裡 有些人  
拿著厚厚的面具兜售  
有些人像一些影子，若隱若現  
從中午開始，時間可以過得更加緩慢  
一個人便可以慢慢陷入到陽光中  
如同玻璃在水中彎曲  
便可以忘掉那些要做的，可有可無的事情  
可以讓紙一直白著  
似乎夜晚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可以一直這樣，使一天變得更加安靜  
使一些影子慢慢走近  
近到可以看清面孔  
有些聲音就會在紙上浮現出來  
像水，只是緩緩地流動  
像一個人用一天時間坐在這兒  
蒼白得如同整個下午

拿去河水、樹和破舊的瓦房吧  
濕潤的空氣應該受到質問  
這是後海的一角  
親愛的，你總在不遠處畫地為牢

## ■任知

### 騷擾電話

一陣電話聲將我吵醒  
“曉芳，在外面怎樣呵  
媽媽想你”  
她一句接一句  
我沒時間打攪她  
那女人嘮叨了十分鐘  
我只聽到電話背景混亂  
那該是個鎮上的郵電局

“他爹，通了  
孩子什麼也不說”  
她掛了電話

### 反差

索菲·馬索遭遇盜車賊  
她任憑他們將自己拉出車外  
並被奪去車鑰匙和手袋  
後她很慶幸身體沒事  
如果這事件置換到中國  
即使它發生在不是小地方  
即使丟車的不是民工  
是個剛畢業的外地學生  
即使他丟的不是汽車  
而是一輛單車  
他也會痛心疾首

做你能做，想你所想  
我知道終點在哪兒  
上帝不會把幸福都給我們  
只要在崎嶇的路上休息一會兒  
等等後面的同類

2003年寄自北京

### ■發星

中國極有影響的民間詩刊《大涼山第二詩界》主編。

## 失題

女人月經來臨之時就像陰天之雨  
不覺中峽谷升起冷氣  
骨頭在疼痛與痙攣中泅渡  
紅血滴漏 生機流出  
蒼白的臉搖晃  
生命的女人一生九十九次陣痛  
就是九十九次死亡  
這是誰的罪過

從中國大陸到美國阿斯維斯賭城  
再到澳門賭城  
他們把錢這骯髒的東西再骯髒一次  
人類的醜陋不外乎貪慾的無限延伸

我只想對他們說 把沉在  
深淵中的目光  
扭向中國底層 那些貧瘠之地  
還有他們無數的同胞 年年日出  
而作 日落而息  
僅為了飽食腹囊 別無他求

他們是中國憨厚的人民  
只知道誠實 樸素 信用 不  
勞者不得食  
所以 在人民心中  
那些官員 老板 黑社會頭目  
彷彿是另一個星球上的人們

他們把自己的影子吊在居高臨下的位置  
人民看見他們不健康的陽具 貼滿了  
梅毒與腐爛

而人民 這大地上默默無聞的新鮮空氣  
他們自由的流動 擁抱 呼吸  
貧窮的痛苦 被他們善良的心所  
包容化解  
這就是中國純潔的人民  
他們可以把一座山凸現得雄偉壯麗  
也可以把一座山朦朧得沒有  
或徹底從大地上消失——

因為他們是大地上默默無聞的新鮮空氣

### ■無花果

網名君兒，天津作家協會會員，  
1991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有  
詩集《沉默於喧嘩的世界》出版。

## 我和你或兄弟

我在等著你自己轉過來，那些書  
本上的知識不是飯，你吃它一口  
它就增加一個反對你的理由。  
我和你將永遠是拆不散的兄弟  
我等著你回頭，笑笑  
然後分手。

我等著你，如果我能被你視為兄弟  
世事深了。人們一天一天從吵翻的市井  
回到不可理喻的寂靜。

總有一張床擺在夜的中央  
等我們迷途知返，等我們大夢三千

而醒來是今天，明天  
而今昔是何年？

你左手握紙，右手提筆，這些我都不說  
什麼了。世界一點點縮回一個人的家園。  
要有光、有水、有麵包、有金屬叮噠作響  
不是我們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要記住，任何時候都別忘留一顆種子  
在心口，要保存它的溫度。  
想唱歌的話，就多在春天儲備些青青的柳葉  
它們是傳統裡最古老的煙囪

但不會有泥土容下你的虛幻  
你的狂妄、你的咒罵和你的細軟。  
詩還能朗誦嗎？你嚎叫一次  
就會被人關進一次瘋人院。這  
你不能不信，如果你恰好站在大街上  
揮著手，說如果你高興你能把大海  
舉上頭頂讓乾旱的大地洪水滔天。

這才只是個開場，序幕。我和你  
蓋過同一件陰影做成的被單。  
“女人要誠實”你說過。“男人要會  
打狗和抽煙”

剩下的事交給混蛋的——  
你指了指頭上的一小塊藍天  
但是對於不信教的螞蟻，虔誠的長棍子  
總是一邊撥弄，一邊驚愕地瞪圓雙眼。  
現在他們也迷惘得像一頁頁風中的小船  
海域已經由好事者連成一片。

### ■郭思思

1963年生，有詩集《思路花語》，  
主編民刊《大十字詩刊》，為中國散  
文詩學會會員。

## 超驗詩二十八行

一個人的時候 偷偷想你  
如同克隆人 沒有自己的靈魂  
當黃昏離去  
風也不知道風在哪裡？

經常是 一個人自言自語  
有時看城市的空隙像不像一個  
古老的洞  
我無法抗拒  
一個人的魅力

雖然發芽的春天 已經遠去  
看看那些 看看那些比少女還  
少女的女人  
誰能擺脫 貓眼的美麗

愛情像一片小小的葉子 在死亡之外  
拯救愛情 一滴水  
會不會行走在憂傷燦爛的情慾裡？  
儘管興奮的嘴唇非常興奮  
此刻 我需要你  
全部插入我渴望的領域 讓我  
幸福得活來死去

一個人的時候 常常自言自語

當我們共同創造了一杯熱水 因為  
想你  
我從天堂向地獄獻上了一朵玫瑰  
通過情緒……由淺入深  
通過情緒……由淺入深

因為想你 用眼淚擺平日子  
閃入《李發模詩選》一切隨意象輕盈  
一條大腿 在貧窮的根部

嘲笑我的純情 我的天真

今夜 你是否再來  
用你優美的裸姿 照亮我回家的路程

## ■楊拓

黑龍江綏芬河市人，現為北京  
《文學故事報》編輯。

## 一場雪就這樣落下來

說 還是不說 雪  
都會落下來 尤其在  
北方 你的一場夢境裡  
相互追逐著 一代代  
忘記著 似乎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城裡的雪孕育著更多的機會  
來來往來的機動車  
改變著速度 雪的物理變化  
映照著車身 他人的臉  
只有在生活中扭曲  
對生活才能有更多的理解  
就像這被反覆輾壓的雪  
石板一樣立起來 如碑  
行人的你不能不抬頭望一望  
然後低頭 想起著什麼

那年在鄉下 也是在一場  
這樣的雪中 馬拉著爬犁  
鄰居小王走了一夜 也未能  
走出這樣的一場大雪  
愈走愈白的道路中  
小王的四肢卻走成了黑色  
十多年啦 這樣的記憶  
只有在北方才能更加深刻  
似乎只有在北方 這樣的  
記憶才能誕生

說 還是不說 這場雪  
就這樣落下來了 讓我想到了  
鄉村或者鄉村以外的事物  
是否有這樣類似的  
事情發生 緣於這場雪

## ■楊勇

1970年生於黑龍江省密山市，1995  
開始發表詩作，多次獲獎並入選各種  
詩選本，與友人創辦《東北亞》等刊  
物，現居中俄邊境城市綏芬河。

## 旅行：上行列車

黑夜來自白晝每一個物體。碰撞到眼睛  
迎面衝刺的車燈將一盞盞撲滅  
接下來對座老人睡眠裡發出雷鳴的斥罵  
就有人一下子駛入他內心。靜止是相對的  
他多皺面龐曾一瞬慈詳地望著夕陽

或者說：你碰到了事件一個曇景  
夢將它翻到反面，露出現實的可怕  
與長髮男青年譏笑聲驚人一致。他針對  
一位口水垂涎的睡美人。白日她多麼高貴

“今年缺水，井幾乎挖到黃泉，  
莊稼枯死了”

“我們那兒正抗洪搶險，你們怎麼辦？”  
抽旱煙的人堆裡，傳來的嘆息  
出神制止了，某報記者堅持交談的慾望  
他小資產階級腔調是一道膩人的大菜  
你不得不節制食慾，頭伸向窗外

晚風晦暗，一陣滑膩的蛙聲像泥鰍  
得用鄉村經驗去捕捉：河床、稻田、魚簍  
“過去往往就是你追隨的未來”  
火車穿過一段長長隧道時，它跑掉了  
只剩下堅硬的轟鳴，北國的星光

早上還在林中散步，讀書，隔著落葉

望見廣闊的俄羅斯。詩人Z說：  
曼得爾斯塔姆孤墳還在這裡  
遠的熱烈詩篇，近的冷漠公眾  
時代使他靈魂注定生活在別處

你說：一個人三十歲不是要讚美身體  
而是學習放棄，存在需要更好的死亡  
普拉斯式迷戀，儘管乾的還不算完美  
人群裡，小女人長髮青盈的揮手告別  
茶花女式的奇遇，一再激發你才情

需要幻象。說出語言就應吐出肺腑  
醒來吵著要媽媽的孩子還在路上  
對夢的堅信鼓舞了他勇氣，哭聲吵醒  
一車人。三十歲驚醒世界還不算晚  
夜光裡的火車輕快得像一只進行曲  
你啟盼黎明，霞光中，哈爾濱巨大站牌

## ■阿西

1962年生於黑龍江穆稜河邊農村，  
1981年數學專科畢業。前期作品結集  
《青草莓》，曾停筆十年。再出發  
後完成大型組詩《家園》，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

## 舞 台

冬天格外寂靜。村莊睡了  
小丑在林中空地背誦台詞

“寒冷的生活已經來臨，尚未來臨  
獻出所有紅辣椒和門”

我被劇情改變了自己，變成觀眾  
鼓掌、起哄、臉也掛上淚花  
直至忘記自己的身份

漸漸目光落到舞台中央  
淪落街頭的非男非女  
表演被褻瀆十次的痛苦  
“是誰在歌頌二十年前的生活  
那天的雪是一個世紀，早已融  
化”

我作完關於演員的記錄  
進入其中一個最不重要的角色  
這時候門全部敞開“我走了”  
話筒遺棄在地上

有人用假嗓說“靠近我，靠近我  
不要和那些道具在一起  
時間彎成兩條曲線，給點喝采”  
這是很多人的遊戲。我的腳  
和背影在混亂中被激光照射  
再也不能回到詩的內部  
展開穀穗和爐火的語言  
但此刻 在另一個舞台上  
烏鴉跳著關於王子的經典芭蕾  
沒有觀眾甚至它帶著槍傷  
一滴血正好落在雪地上  
生活結束了但劇情剛剛展開

將所有舞鞋  
懸掛在空中還是放進垃圾桶  
這關係到誰會在下一場  
成為主角帶來好看的節目  
“我有了一口深井，我看見了黑暗  
我從潮水般的人群裡跑出來”  
別出聲，別出聲  
讓小丑演完最後一個節目

## ■馬笑泉

1978年出生於湖南隆回，現居  
邵陽，主編民刊《突破》。

## 人物素描NO.1

崛起的肚子日益沉重  
一座虛弱的城市膨脹其中

搖搖晃晃的城市始終不倒  
以車代步的行為合於大道

油光過剩的臉色並不比未來要好  
勞累過度的頭髮將會比過去更少

在會場上正襟危坐他是一件華服的領袖  
在餐桌上平易近人他是許多朋友的朋友

一座螞蟻的工程需要他事必躬親的決斷  
一次大象的勞動需要他竭盡全力的表演

或許在擠滿沙丁魚的電車上向你親切問好  
或許在飛著美人頭的電視上對你諄諄教誨

有限的威望需要巧妙佈施  
無限的下屬感恩匍匐在地

多少次走過鋼絲架和平衡木  
他臃腫的身軀揮灑自如

多少次面對盒子炮和手榴彈  
他無畏的微笑不可侵犯

在五座秘密的別墅旁他住著三室兩廳  
在十個淫蕩的小姐外他守著黃臉老婆

既然文山會海耗盡了飽滿的青春  
那就讓更多的事物來填滿我  
填滿我乾癟的靈魂

## ■沈派



## 關關雉鳴

在我的童年  
就彷彿有隻鳥  
一直在對岸  
關關地叫個不停  
那裡有沙  
沙，田田的  
都蒙著一層古老的暈光  
天空寧靜極了  
也藍極了  
看不到鳥在裡面飛  
但我不知道那隻在叫的鳥  
是叫雉鳴呢  
還是那鳥真的在關關地叫  
我真的不敢確定  
只是今夜我手捧《詩經》  
看到了《雉鳴》  
使我終於回憶起有那麼一個童年  
我跟著母親到一個荒山種地  
母親一直沉迷在勞作中  
我卻靜靜坐在坡地上  
反反覆覆地聽到了鳥叫  
整整一天  
現在想起那隻鳥叫，可能就是雉鳴  
它在我的童年，就唱起過神秘的歌謠  
但今夜我不敢肯定，它真叫雉鳴呢  
或者，那鳥是在關關地叫  
我真的不敢肯定了  
只覺得一股白煙  
在我眼前遙遠地升起，擴散  
然後我整個人在煙塵中粉碎  
那隻鳥就叫雉鳴  
哦，也就是我

## ■馬永波

1964年生於黑龍江伊春，1986年  
畢業於西安交大計算機系，1993年  
出席第11屆“青春詩會”，1999年  
出版詩集《以兩種速度播放的夏天》  
，現居哈爾濱。

## 有所思

路上的人走著走著就黑了  
就變成了樹叢的顏色  
比灰白的石子路還深的顏色  
比夜還黑的顏色  
他們走著走著就被空房子裡的燈光  
照得透明了，比房子上的天空還透  
明  
走著走著他們就不說話了  
像一個個正在融化的雪中的腳印

南方星辰開始傾斜了  
星辰越來越少，但越來越亮  
照著這一群走山路的人  
他們望著天空的臉小小的，掛著露  
水  
他們漸漸消失，只偶爾聽到  
隔著樹叢、房屋、山崗與河流  
他們在永不相逢的路上應和的腳步

## 窗上的霜

已是春天，窗上的霜漸漸稀薄  
它曾在玻璃上畫下遠山和糾結的樹  
叢  
它曾把一個少年引上無人的小徑  
讓惟一亮著的燈陷在下沉的網中  
當然，這些都是回憶

它無法挽留正在消失的一切  
讓那少年在窗上走出更遠  
直到今天——一個白色的陷阱  
無疑，霜是冷暖交戰的產物  
在夜裡，像一群孩子扒著窗戶  
窺視我們溫暖的生活  
睜大晶狀的眼睛，而陽光最初的閃耀  
也是從窗上的霜中開始的  
越來越響亮，像一陣讚美  
我趴在窗台上，看窗上的花紋  
漸漸化成一片水汽  
和我的呼吸一起，把窗子變成  
氤氳的鏡子  
我們就透過這模糊的鏡子觀察事物  
在語言和真實之間，觸摸到潮濕的冷意

## ■朱佳發

70年代詩人，某市電台記者。

## 送葬的人

送葬的人。長長的，黑黑的隊伍  
生者和死者踩著哀樂，一條死蛇  
軟軟的蠕動，渾濁有序

進入火葬場，進入一個巨大的磁場  
白布覆蓋下的死者通體透亮  
火焰暖暖簇擁  
死者鮮紅的臉龐充滿快感

我看見一縷輕煙  
死者一生的笑容  
自煙囪上升，在空中舞蹈  
那是無法抗拒的行程  
只有風知道，抵達的盡頭  
陽光有多燦爛，天使有多動人

一群烏鴉盤旋成烏雲，壓過頭頂

後山，無家可歸的狼  
嗥嗥狂叫，互相撕咬  
送葬的人面面相覷，心事重重  
他們把麻衣脫下，他們靜坐火葬場  
外  
他們看著天空，他們要把幸福等待

時間到了。姑娘  
我們出發吧  
我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趕赴天堂，相親相愛

## 走過亂葬崗

已是向晚，草叢到處閃動著狐狸的  
眼  
夕陽的餘絲鬆軟無力，夕陽不再溫  
暖

亂墳崗，野獸的窩  
幽暗的洞口有我披頭散髮的小妹妹  
洞內，白骨已多年無人拾撿  
山下的老人黯然神傷

妹妹，別再哭泣別再悲傷  
其實我一直都在路上

一顆流星擊中了夜  
狐狸四散逃竄  
拉住我的手，妹妹，我們這就走  
翻過這山就是黎明的街  
街上，有杯熱茶在等著我們

## ■宋迪非

哈爾濱人，出版有詩集《鋼琴  
曲》。

## 有所思

有一塊石頭放在水光中  
有一塊石頭放在蘆葦的聲音裡  
有一塊石頭放在聲音的波浪裡  
有一種聲音將是魚的呼吸  
有一些光線纏滿魚的身體  
有一個人將從水中走向我  
有一個我將從我的影子走向死去的我  
有一個風箱永遠在風的中心鼓動  
它呼喊著我的名字和我的災難  
有一些石頭是暴雨和風的石頭  
有一些石頭壘滿山谷  
有一座城市的廣場在午夜被突降的  
石頭擊穿  
有一個我走向挪不動秒針的時間  
世事的真相將在最後一刻顯露

## ■姜佐

1976年生於吉林梨樹縣，1992年  
開始詩創作。在新聞單位供職，主  
持民刊《進行》。

## 毅力

窗外的雨急促的拍打玻璃  
停下。又拍。停下。再拍。  
像是誰的汗水，在堅硬的痛苦之上  
無聲無息的流淌

“大夫，你快來幫幫我吧。”  
……  
“老公，求求你把我打昏吧。”  
……  
坐。臥。站。走。跪。蹲。  
所有的姿勢都無所適從之後

## ■沈浩波

## 到德州去

4個肥胖的男人坐在一起  
你說談些什麼  
會讓他們全都  
眉飛色舞  
對了  
當然是談起女人

如果4個肥胖的男人中  
有一個來自  
他們並不熟悉的外地  
你說談些什麼  
會讓他們全都  
眉飛色舞  
對了  
當然是談起  
那個地方的女人

現在  
那個來自德州的傢伙  
已經從女人  
談到了風景  
他說德州有一個大湖  
湖水很清亮  
到了春天  
水草格外肥美

“到德州去  
到德州去  
到德州去”  
3個肥胖的男人  
像3只蹣跚的河馬  
在這座乾涸的城市  
哼哼了一整個春天

對於這個行星，藍色的，第三號，  
我還是充滿了愛心的，  
雖說小是小了一點，不夠我散步的。

我愛那些山脈，那些河流，  
那些海洋，那些陸地，那些沙漠  
和那些島嶼，大大小小的，  
群島，半島，無不喜愛。

我愛那些梧桐樹，那些檳榔樹  
及其他喬木，無論落葉或不落葉。  
我愛那些玫瑰，那些曇花，  
那些天堂鳥，那些中國立葵  
及其他花卉，無論香或不香。  
我祝福我的同胞，無論他在何處，  
寶島，神州，或是其他地區。  
我祝福印第安保留地開賭場的紅番，  
和會說阿羅哈的夏威夷土著，  
他們表演的草裙舞，  
以檀香山六弦琴為伴奏，  
我一向很欣賞。

我也祝福亞洲、歐洲、非洲、美洲  
和大洋洲的人類，不同的膚色，不同的髮色，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  
一律給以祝福，因為大家都是上帝造的。

至於那些動物，我最最喜愛的，  
就是南極的企鵝，人模人樣的，  
澳洲的袋鼠，善跑善跳的，  
長頸鹿，大鼻象，和孫悟空的同類；  
甚至陰險的鱷魚，兇惡的白鯊  
和醜陋的大蜥蜴，我也給以祝福。

而總之，地球上的生物，  
我都喜愛，我都祝福。  
唯有蛇，那教唆夏娃犯罪的，  
必須加以詛咒；  
雖然被法海打敗了的

## ■ 紀 弦

### 我與地球

## ■ 馬 蘭

### 給 L

你在寫詩  
雙腳伸進大街的肚皮  
你是把詩中的生  
擠爛 分裂  
你在高腳杯和男人們  
胯下 很生動  
完整是女人

我和你  
和別的露珠一樣  
找過夜  
許多人直線拐進來  
你說眼睛是花玻璃  
嘖嘖喳喳的空白

我們敲開一扇門  
只有滿屋的畫  
床很漂亮 第二扇門  
一個老人  
“他走了”

你又去了和一群酒  
你對警察說  
肚皮在戀愛

世界被我們  
嚇出私生子  
我們也被世界解渴

85/11

## 元旦之夜

你走來  
節日便切開  
中午  
你說要回家  
我說小茉莉  
誤了約會  
月亮

她走了  
紅髮卡  
等等  
想  
他把頭  
埋進色彩  
你眼睛  
咆哮

夢  
空人心  
酒巴女  
一支曖昧的  
手電

晚餐  
敲響鐘聲  
夜在  
角落  
虛掩門

坐化  
面西  
三人行  
立體看是  
平面

## ■黃伯飛

### 老景散句

#### 急什麼

春花 秋月 都不急  
你急些什麼？

#### 冬光

愛寫春光，秋光，  
其實，夏纔是光光的，  
冬也是光光的。

#### 對門的一棵樹

對門的一棵樹  
不負我的期望：  
明麗的彩葉，  
輝映燦爛的秋陽。  
很慢 很慢 很慢  
打太極 打得很慢 是功夫；  
和朋友應酬 答得 很慢 很慢  
是什麼？

#### 柿樹

葉子全部落盡，  
紅熟的果實也都吃了  
枝幹滿輕鬆瀟灑地  
站在十二月的寒光裡。  
我卻急著要發現它  
將要爆芽的葉蕊。

#### 不再揮霍

再也不揮霍日子，  
每天絕早呵護清晨；

## ■心笛

### 不 許

不許不許  
不許重數選票  
不許不許  
不許有尖端武器

“戰爭” “戰爭”  
高呼進軍開戰  
將以武器消滅武器  
以獨裁控制獨裁  
霸權推翻霸權  
為世界安全與和平？  
為油田潤利？

新愁舊恨難道盡  
百姓無辜  
戰爭戰爭生靈塗炭

傍晚疼惜黑夜。

#### 心鳥

心鳥  
不再飛到遠處了，  
目前這個天地確已不小，  
有陽光，有月亮，  
有花，有樹，有草。  
這個沒有冰沒有雪的天地，  
哪裡去找？

#### 爭吵

## ■魯鳴

### 遲到華爾街

我用童年視覺  
審核千萬張臂膀  
噪音在複調結構裡  
傾聽自己

在近距離和渺茫之中  
我抓斷了街上的一條樹枝  
葉子的苦澀從意想不到的地方  
流出生機

長久的空隙裡  
我沿著最熱鬧的街中央  
探望老朋友  
一些形狀古怪的手指  
變成栩栩如生的眼睛  
使我更依賴於更多的深遠和弘富

悲哀的天空群星燦爛  
它們的光輝流到我的額頭上  
僅僅是為了完成一生的夢想

在人影和幻覺之間  
我是兩者的混合  
散發出蒼白血跡  
波濤如風

2002年寄自紐約

## 羊年說羊

左右叉開的兩支角  
仍擺出角鬥的姿態  
瘦臉下一絡長鬍子  
卻顯露些許悲哀

而刀已經鏘然出鞘  
血腥味淹沒了咩咩叫聲  
煙火瀰漫的聖典中，必須有  
犧牲奉祀在祭壇上  
神才會降下吉祥

羊大為美，兀自領頭  
小羊羔兒，默默地走  
羊心已病，傳染一大群  
牧羊人呢？在天邊飲酒

羊啊，馴服的羊  
靠近人，就裝模作樣  
喝點水，就得意洋洋  
還幻想插上羽毛能飛翔  
荒野上，羊的命運是奔跑  
再奔跑，以風的速度  
避開披著羊皮的狼

## 小孩說海

小女孩說媽媽你看  
海是鹹得發慌的一匹  
藍色怪獸  
伸出貪饞的舌頭  
一次又一次舔食沙灘  
只因這海灣太甜  
鋪滿了又細又軟的

## ■ 謝青

### 回歸空茫

漫天雪花飄舞  
像無數隻白蝴蝶  
翻躡在我的上空和四周  
天氣很冷，我穿著厚厚的冬衣  
看著牠們在寒風中愜意地翱翔  
那樣的瀟灑，那樣的飄逸  
似乎什麼都不介意，什麼都無牽掛

雖然牠很清楚，不久  
將會墜落，將會靜止  
並且匯集成一個虛浮的美麗雪景  
最後，仍然會融化成一滴，淚！

也許牠來自空茫  
必也回歸空茫……

### 再看秦俑

二千年前的鎧甲服飾  
二千年前的馬車交通  
二千年前的樸實面孔  
二千年前的無奈表情

給他們穿上現代款式的服裝  
給他們使用現代汽車和機船  
給他們網路智慧和綜藝歡笑  
給他們——什麼才能改變那無奈的表情

老祖宗悲痛的草民經歷  
後代子孫是不是在繼承？

2003紐約

## ■ 秀陶

### 妳的詩

#### 六、機率

走在人多的地方我常會放慢腳步，故意落後，遠看妳混在人叢中踽踽而行。彷彿是“既然我在人海尋得妳，現在我放生，讓妳再游回大海中去”。——把偷來的東西，在主人發現之前又靜靜地還回去。在這樣遼闊的汪洋大海裡，如果沒有什麼外力的牽引，一條魚同另一條魚分手，十年廿年再會的機率……我正苦苦地推算，多虧妳把我拍醒：“怎麼，游不動了？”

#### 七、時間的相容性

五十年前，大概是大一的時候吧，鄰居生了個女兒。靜夜中那稚嫩的啼聲傳得特遠……

三十年前我在一間大學客座一年，妳總是坐在靠窗處聽課。悄悄地來，悄悄地去，個子高高的

我六十六歲時，妳成為我的妻，到現在也好幾年了……

#### 八、話語

妳在每個不同的時刻說出的每句話，它們都沒有消失。它們像是綁在行李上的標籤一樣，帶著長長的線頭，一直就在空氣中飄蕩。我一手拿著一枝黑筆，一手捉回一句句的話語，把那些長得難看的“不”字一一地塗掉

March 2003 L. A.

## ■秦松

### 似乎如此

#### 天空

天空為  
所有的羽翼而  
打開  
天空為烽火連天  
而無奈  
亡命的流民  
航天的屍骨  
星條血火漫空  
天空為  
所有的眼睛而  
茫茫

#### 不題

白屋獨唱五角合奏  
血口淚眼身首異處  
生命送戰爭而去  
和平的汪洋憤起  
造愛不要有戰爭

### 似乎如此

當冬天來到吾人預約春天  
當戰爭起時吾人寄望鴿子  
鴿子搖搖幌幌不知所云  
曰  
餓俘餓俘  
擄屍擄屍  
似乎  
如此  
春天不為冬天代言  
鴿子也不為戰爭代言

## ■李斐

### 不設花園的土地

我倦於工作甚於寫作因為  
已少有登載詩稿園地的報紙  
都是鹹鹹膩膩的小說在此地行過的遊記  
放開臍眼女星歌星的彩照那些厚厚紙張  
我每天化費一塊幾毫如此混進花花世界  
一如街口那個婦人塞在我手上手機廣告  
或那漢子曖昧遞來精印女學生下海卡片  
好多謝如此盛意我已長久遺忘性慾  
有時懷疑自己這調調尚有多少斤兩  
每次上街買報回來疊滿皆是紙張  
教開車的賣保險的教會的減價種種  
今天索性不把報紙打開對紙料失去尊重  
靜看窗外昨天皚皚雪丘今天化為  
濁濁的流水如何把視覺與觸覺交感  
處理和諧今天我的寫作如我的性慾  
沒有園地請問種籽該撒在哪裡

2003年2月19日紐約

吾人也不能為鴿子代言

#### 雪外看雪

視我如一株雪林外的雪樹  
不同我之冷暖 故  
你問他們冷暖似乎多餘

孩子們喜歡雪上雪戰  
一群雀躍的孩子們  
凍紅的笑臉如春天的花朵  
或許孩子們不知焦味  
的春天就要火葬在

## 草

皇帝的新裝  
自欺欺人  
你賜給大地的新裝  
卻是活生生的生命：  
綠的精神  
綠的歡唱  
綠的愛情  
綠的飛翔

## 花

心地真真實實  
清色淡顏也是美  
心地正正堂堂  
粉抹濃妝也是美  
美——來自豪放  
美——來自蒼莽  
美——來自悲壯  
美——來自悟性

## 樹

大雨大霧  
你——豪爽清朗  
日頭再毒  
你——萬疊千層  
月明星輝  
你——心花競吐  
一生不懼風雷  
一生熱愛吾土

## 根

深深札入新地  
目笑藍天  
供水供肥又輸情  
繁衍子孫不斷  
於大洋彼岸乞靈  
故土——  
心中牢牢珍藏  
白月星星

2003年1月20日於紐約

## ■夏野

### 春之魂

## ■遠方

### 老君巖\*

這個姿勢  
一坐就是千百年  
讓人誤讀  
何況他的身世  
他的哲學  
他的花崗岩的冷然  
不過大家都錯了  
面對雲蒸霞蔚  
面對天地翻覆  
其實他早已改變初衷  
有為才能大治  
不信你細看  
那依舊的慈眉善目  
依舊的深邃曠遠  
而嘴角  
卻已有些許的笑意  
流露

\*“老君”，即中國春秋時期著名哲學家、思想家老子。道教尊他為教主。在泉州清源山風景名勝區裡，有中國現存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造像。俗稱老君巖。

1/23/03

### 靈山聖墓

公元七八世紀  
大海還一片渾沌  
古老而開放的刺桐港  
卻早早地  
升起了阿拉伯的風帆  
長眠于此的

## 溫陵雜抄之二

正是當年  
穆罕默德的兩位使者\*  
他們來  
為交流另一種文化  
也許  
他們帶來過  
天方夜譚的片段  
甚至 也許還有幾則  
古蘭經的素材  
靈山 靈山  
你因貴客大顯聖靈  
貴客  
也因你聖跡長存  
而泉州  
則得以夸耀于世界  
夸耀于歷史

\*據《閩書》載：唐武德年間，穆罕默德遣四賢徒來華。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泉州東郊靈山。

2/20/03

### 九日山

不要說山小  
它大不尋常  
你知道  
在那些日子  
在宋元明的那些  
總吹著商機財運季風的時光  
登上九日山  
曾經可以眺望  
眺望遙遠又遙遠的

赫赫有名的埃及亞歷山大港  
眺望南中國海洶涌的波濤  
眺望刺桐港泉州灣  
雲集的商賈  
林立的帆檣  
你知道 那時  
一到春夏之交秋冬之際  
九日山下延福寺裡  
為起錨“蕃舶”的順風順水  
為歸航船隊的遇難呈祥  
多少達官貴人大商巨賈  
多少杯酒多少雙眼多少種情懷  
統統醉成感天動地滾滾  
如雷的禱唱——

佛祖慈悲  
真主保佑  
天父在上

九日山 九日山  
你的那些祈風石刻\*  
見證了泉州曾經的輝煌  
和你自己昔日的風光  
海上絲綢之路  
從這兒  
開張

\*泉州西郊的九日山，有自唐至清的摩崖石刻75方，其中海交祈風及市舶司事13方。這是中國現存最多的祈風石刻群。石刻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也是中國與亞非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

2/20/03

## ■榮惠倫

### 看雪花最 浪漫的演出

我渾然按熄了CD  
咀角釋放了劉若英的歌詞  
讓寒流溫存著慕情  
暖暖漫過一個太平洋的郵址  
是最初的最美遞來

回家路上的擋風玻璃鏡外  
看雪花最浪漫的演出  
主導了夢幻華麗

### 妳亞熱帶的 裙舞熱情翻飛

妳亞熱帶的裙舞熱情翻飛  
翻動了舞者的芳華絕色  
舞動了歌者的澈底提昇  
裙動了觀者的渾然失控

2003年芝加哥

## 樹

在一起二千年  
風雨收藏得更深  
如果左邊嘻嘻的一棵是我  
右邊倔強的一棵便是妻了  
手牽不牽有什麼所謂  
專家說  
我們能再活一千年

2002年8月28日 Yosemite

## 飛 行

城市斜斜立起來  
燈光一排排走下海去  
我趁黑暗閣上莊子  
又悄悄拋掉九一一  
裝扮成無懼風雨的  
大鵬 扶搖直上  
九萬里

2003年1月19日 倫敦

## 邊城之一

火車來時噴的煙  
都成了遠山的雪  
而雪在童話裡  
淡淡的  
金髮掩映間  
放大著慾望

2003年1月22日 德國 Lorrach

## 皮衣廣告

要告訴你的其實是每個人的秘密——  
有感召力的微笑，有節制的  
手勢和面部肌肉的表情：  
一切都在把握之中，包括  
可信的腳燈和輔光，剛剛撲的底粉  
保證你渡過畫面上基本被刪除的歲  
月。  
生活內部像不像重疊又不規則蠕動的  
內臟？淋浴之後，乾淨地穿起香噴噴  
的  
皮衣，配上珍珠，閃亮而且光滑  
讓你認不出自己。也因此讓人人都  
喜歡。匆匆走出一陣風，低頭  
想著某個最隱秘的器官，卻不小心  
掀起衣角。不過才掀起衣角  
你就嚇得叫停。這樣的細節  
有誰要看？最好  
還是縮回預定的角色，把步子  
歡樂地走完。這就是我們的胃口  
和渴求一致的心肺，比熱帶的  
魚腮要求更華麗地呼吸。再  
重複播出一遍：  
冰雹和禦寒的目的  
想想就已經成為暴力。

3/4/02紐約

## 邊城之二

出了火車站是橋  
橋下面好像是萊茵河  
過了河是鐘錶店  
鐘錶店前面還是鐘錶店  
的達的達地一路跟著的雪  
拐入博物館再出來時  
都成了仕女們吞吞吐吐的  
滿城煙雨

2003年1月22日 瑞士 Basel

## 泰晤士河

河上流著的是時間麼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世紀都過去了  
不要數風流人物  
我趕時間  
日落前  
去看梵谷的畫

2003年1月24日 倫敦



## ■林德功

### 記一個長沙窯

#### 題詩壺

從沒如此正襟危坐  
如此面對著你

靦腆地彼此對望  
不知說些什麼

一千多年了  
大唐盛世的千千萬萬窯址  
荒郊四野裡寂寂然聆聽  
大約是風大約是雨的呼喚  
殘缺敗壞的器皿  
猶自背負著璀璨的唐詩歲月  
可堪追溯的歷史  
這一切都還在，我感覺到……

我再次端正的看著你  
一個長沙窯題詩壺，暖暖的  
平實不浮誇的釉下彩寫著：

“我有方寸心  
無人堪共說……”

隨意的字，隨意的詩  
我彷彿又遇見了你  
謙遜的製陶人

恰如你遇見了我，與我坦然地  
彼此相望

而我一直執迷不悟：  
民窯從來  
從來如此動人

2003年寄自三藩市

## ■黃奇峰

### 致金正日

掀起核武熱湯的蓋子  
整個朝鮮半島都在沸騰了  
別撂下駭人狂語  
你應該棄養核子  
撿回褲子  
努力照顧子民的肚子  
不要做一隻三八線北的過街老鼠  
走上廣島式的烤死

### 和 平

送殯的隊伍  
人人笑展歡顏  
一副副的棺材裝著武器  
入土為安  
水與火握手言和

荒廢的家園

又見

炊煙

升

起

## ■呂建春

### 西安兵馬俑

繩子拴著老實的眼珠  
一頭驢子搖著頭走過黃土沉默  
農夫拿起鋤頭儘管挖個不停  
黃昏折腰的背影覆蓋著  
青白龍蛇爬鼠的草莽大地

地上的落葉紛紛走個不停  
撿拾著枯枝當作柴火  
大樹的根在地下緊緊抓住黑暗  
年輪一轉再轉 古槐樹底的洞穴  
螞蟻進進出出辛勞不已

蝙蝠盲目穿梭在放火燒城的暮色  
燃燒的麥田散發著太陽的焦味  
一層又一層荒涼塵土沉積  
流血流汗的日子塑造農夫沉默的靈魂  
老鼠橫鼠在黑貓白貓的日夜

翻開野火燒不盡的春閨夢  
草根糾纏的白骨化為塵土  
一層又一層歷史塵封的百姓后土  
黑暗獨霸的龍穴 殘肢斷頭的兵馬俑  
重新繃緊了肅殺的面貌令死亡屏息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b>感 謝</b>	夕 夜	\$65.00	<b>支 持</b>
	斯 冰	\$60.00	
	無名氏	\$50.00	
	陳恆行	\$80.00	

## ■鄭建青

### 夫 妻

ㄑ  
傍晚ㄑ  
無端一陣風雨ㄑ  
雷和電ㄑ  
吵起架來ㄑ  
ㄑ  
電恨恨地ㄑ  
白了雷一眼ㄑ  
ㄑ  
氣盛的雷慳得ㄑ  
又是咬牙ㄑ  
又是切齒ㄑ  
又是跺腳ㄑ  
又是暴跳ㄑ  
又是叫ㄑ  
又是罵ㄑ  
好一副ㄑ  
大男子氣慨ㄑ  
ㄑ  
電不屑地ㄑ  
又白了一眼ㄑ  
ㄑ  
像灌了ㄑ  
一罈老白乾ㄑ  
雷低沉ㄑ  
咕嚕幾聲ㄑ  
睡著了ㄑ  
ㄑ

### 紀念碑

ㄑ  
一位母親蹣跚走來ㄑ  
在滿牆名字中看到她的兒子ㄑ  
她出神地望“他”ㄑ  
ㄑ

陽光在海面照耀  
海水發亮如黃金  
沿岸山中有一片草原  
青翠欲滴，延綿不盡  
點綴著叢叢杜鵑花  
紅艷艷，嬌美無比  
一位排灣族<sup>②</sup>的少女  
戴著草帽，穿著花裙  
領著一群羊  
來到這豐美的草地  
折一朵杜鵑花插在鬢邊  
正當那花般年齡  
心中的哀怨沒有誰知  
羊兒不解人意  
青春年華一日又一日  
飛快的過去  
不見那紅艷的杜鵑花  
秋風來時，便將凋零  
心上人離開草原到城市去  
至今尚無音訊  
微風拂過草原悉悉出聲  
像是為她嘆息  
陽光在海面活潑的跳動  
想驅走她憂悶的心情

①在台灣南部。

一雙顫抖的手ㄑ  
努力去理順他蓬亂的頭髮ㄑ  
撫摸他致命的傷口ㄑ  
ㄑ  
她輕輕吻去ㄑ  
他頰上兩行不干的淚痕ㄑ  
拭去她奪眶而出的淚ㄑ  
ㄑ  
再輕輕離去ㄑ  
生怕兒子會從夢中驚醒ㄑ

## ■揚子

### 旭海草原<sup>①</sup>

## ■明迪

### 致非馬先生

1. 你放走的鳥  
我捕回了  
它不願唱歌  
只作詩

2. 再打開鳥籠的門  
讓鳥飛  
遠  
把自由還給  
我  
自己

3. 放走了鳥  
我把“詩”  
關進籠子

鳥  
自由地  
飛倦了  
又  
飛  
回  
與詩爭  
寵

4. 您說  
“把詩醫走吧”  
我把  
自己  
藏進  
詩裡  
再把詩  
摺成  
鳥

從此不必  
再  
早  
晚  
喂鳥啦

這  
個  
大  
鳥  
籠

春天多美好  
我們一起  
自由自在地  
飛進天空

## Neighbor's Flowers

a week ago our neighbor Eddie passed away  
this morning I saw the potted flowers on their patio  
all drooped and withered

his wife Helen who loves flowers so much  
must not have heard the weather report  
warning of an early frost

## 鄰居的盆花

多年鄰居的老先生幾天前去世了  
他們陽台上開得正茂的幾盆花  
今天早上都垂下了頭

愛花的老太太想必沒聽昨晚的新聞  
不知道夜裡有一場早來的霜

## Rainbow

faster than a roller coaster  
and more breathtaking  
to glide down the perfect arc  
the smooth colored-glass slide  
of the universe

just stretch out your hands  
and close your eyes if you are afraid of heights  
then utter a whoop

before the sound fully leaves your mouth  
you'll reach the end of the earth

## 虹

彩色玻璃製成的宇宙滑梯  
光潔完美的弧度

一定比坐凌霄飛車  
更快更驚險刺激

你只消張開雙臂  
閉起眼睛（如果怕高的話）  
然後發出一聲尖叫  
在聲音還沒完全離口之前  
便已從天的那一頭  
到達地這邊

## Taking Pictures of My Wife and A Ninety-Pound Baby Male Panda At The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In Wolong, China, On September 17, 2002

as if bored with the incessant flashes  
he becomes restless on her lap  
his sleek fur slips again and again  
from her unsettled embrace

frantically I adjust my lenses  
hoping to capture another image  
before he sinks to the ground  
or becomes extinct

## 同大熊貓合影

閃閃不休的鎂光使它厭煩  
牠開始在她膝上撒賴扭動  
用一身滑溜溜的皮毛  
讓她緊不是鬆也不是的母性懷抱  
頻頻瀕臨崩潰

我手忙腳亂調整鏡頭  
希望在按下快門之前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牠還沒滑落地面  
或竟絕了種

附注：在四川臥龍熊貓自然保護區，我們有機會抱一隻十一個月大、名叫林海的小熊貓一起拍照。雖然“拍照費”高達人民幣二百元，但因為是捐獻性質，而且機會十分難得，所以女士們都爭著輪流同牠合影。到了後來，牠大概不勝其煩，開始像一個撒賴的小孩般，一次又一次往下滑落，直到管理員塞給牠一隻蘋果，才安靜了下來。

## 一、為了一首詩的原故

呵，年青時所寫的那些詩算不了什麼。要是可能的話，你應該終其一生，長長的一生，來等待，來積聚感覺，積聚甜蜜，到最後，你或者可能寫出十行好詩。因為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僅只是感情（感情大家很早便有了），——詩是經驗。為了僅僅一首詩的原故，你得閱歷過很多城市，很多人同事，你得熟知動物，得感覺出鳥如何飛行，得知曉小花在晨間綻放的姿態。你一定要能夠回想起那些陌生處的道路，那些不期而遇以及期盼久久才來的別離；那些至今也無法理解的童年的日子，回想到父母所提供的那些你無以消受的歡愉（那原是為別人而提供的）乃至轉而傷害父母，那些兒時的病恙，總是那麼奇怪地到來而偏又那麼多深刻而沉重的變化。回溯到那些小室索居的日子，那些濱海的清晨，那些海本身，那些海。回溯到旅途的夜晚，那些在頭上跟隨的，高高飛行的星子們。光光回想這些依然不夠。你還得有無數情愛良宵的回憶，每個永夜都不雷同。你得有女子們臨盆呼叫的回憶，那些睡不穩的，蒼白的躺在產床上正在重新封合的女子們。而且你還要在垂危的病人旁邊呆過，要在窗戶開著室內仍可聽到間歇的聲響，在死人身邊守候過。光有這些記憶仍然不夠，當它們過多時你還要能夠忘記它們。你還得有巨大的忍耐去等待它們重臨。其實記憶本身還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它們得成為你的血肉，你的眼神，你的姿態，無名無姓，與你本身再也分不出彼此。只有到那個地步，在一個稀有的時刻，一首詩的第一個字才會從它們汨汨

地自己流出。

## 二、臉

……我從沒想過，到底有多少張臉。人的數目已經夠多了，但臉更多，因為一個人就有好多張臉。有的人一張臉戴好多年，當然會戴破，戴髒，戴到摺縫處裂開來失卻彈性，就像人家長途旅行戴舊了的手套一樣。有些簡樸而節儉的人，他們從不換臉也不清洗。

“夠好了。”他們說。誰能說他們不對呢？問題當然是既然只戴一張，剩下的幾張要來幹什麼呢？把它們存起來留給兒女麼？或者它們的狗上街時也會戴麼，有什麼關係呢，一張臉也不過就是一張臉罷了。

有些人戴臉，戴了一張又一張，換得出奇的勤，當然，臉也壞得快。剛開始時好像取之不盡似的。但是不到四十歲他們就戴到最後一張了。這當然是個悲劇。他們沒有維護臉的習慣，最後的這張也不到一個禮拜就完了，有破洞不說，有些地方薄得像紙，而後裡子也露出來了。他們就這樣戴著四出招搖。

而那個女人，那個女人全然地坍塌了，前傾垮進她的雙手內。那是在諾特丹·得·香的街角。一見到她我就輕輕地走著。傷心人在凝思時不可以打攪他們，尤其是在還沒思索出一個結果的時候。

街頭很冷清，冷清得教人厭煩，而且使得我的步履聲無處不在像是踢踢躑躑地穿了木拖一樣。驚得那個女人驀然抬頭拉開她的臉，她拉得太快太猛乃至臉還黏在她手上。我看著她手上那張空空洞洞的臉，極力地想盯住她的手而迴避去看那張撕下的臉。看到臉的裡

譯後：里爾克的詩全是韻文作品，實在是不宜譯成他種文字，然而多年來不知已被譯成多少種德文以外的文字；他的唯一散文作品（書信、戲劇、論文等不計）《馬爾塔手記》（Die Aufzeichnungen des Molte Laurids Brigge）這部被譽為“詩人的小說”，照講應是比韻文較易翻譯的，但卻甚少人為之。怪吧？以上二節即選自該書，豈不是比甚多的散文詩更好？

# 俄國女詩人 格里戈里耶娃

◎陳殿興 譯

## Lydia Grigorieva 詩抄

☆ ☆ ☆

把最後一棵生命之樹折斷的  
不會是我們的兒子們吧？  
把最後一莖勿忘草踩成粉末的  
不會是我們的孫子們吧？  
由於臭氧空洞，天使們在南極  
杜仲膠似的積冰上已難呼吸，  
好像我們已跟養育我們的宇宙力量  
一刀兩斷，不再相依。

(原書第13頁)

☆ ☆ ☆

當上帝的眼睛從天上注視著  
我們的時候，  
我不能說：我很孤獨。  
當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時候，  
人們怎會流淚、憂傷和窮苦？

(原書第25頁)

☆ ☆ ☆

祖國，曾經有過的那個，  
被像一個乞丐趕走了。  
那個新的呢，尚不可捉摸，  
像一塊軟蠟任掌權者揉搓。

(原書第30頁)

☆ ☆ ☆

像祖國來的信息——今天夜色漆黑一團  
像窗外的暴風雨——我的心被撕成碎片  
我無法知道用什麼去幫助她，  
也不知道誰會對問題作出回答。

(原書第25頁)

### 莫斯科

當我努力要在這座古老城市  
住下來的時候，  
我的心靈掛滿淚花——像燃燒的  
蠟燭一般。  
當我在這苦難之地築成了  
小窩的時候，  
兒子長大成人，祖國分裂成  
痛苦的碎片。

(原書第25頁)

☆ ☆ ☆

一月不是談情說愛最佳的月份：  
冰天雪地，情感也冰冷。  
黑暗——像在冰窟裡，即使  
放聲呼喊也不會聽到回應。

(原書第27頁)

☆ ☆ ☆

從前我以無家為榮，  
離開了青春，我突然猛醒。  
我自高自大，目空一切，  
結果——愚蠢透頂。

結果——誰也沒有愛過，  
結果——沒有任何結果……  
多久沒有計算年齡啦？

“太太，下站下車嗎？”

(原書第73頁)

### 紅海

我看到了水下的上帝世界！  
魚兒在珊瑚花園裡閑逛，  
像蝴蝶，像小鳥，其中  
有一位魚的天使羽毛閃亮。  
我不相信在今世會看到這種景象，  
而死後呢我也沒有福份看到天堂……  
一縷陽光穿透厚厚的水層。  
一個到處流浪的塑料袋掛在礁石上，  
閃閃發光，像一條霓虹魚：  
遺臭萬年——不朽的壞蛋！

一群美麗的魚在王冠  
一般的珊瑚下穿過，  
它們在一個個花園裡游著，  
它們不斷增加，越聚越多。  
在海的世界裡，  
在水下天堂裡，  
游著的有我——  
也許是我的想像？

“今天花園裡天使很多……”

(原書第6頁)



#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詩作

◎金舟 譯

## 鞦韆 The Swing

你怎樣感覺坐在鞦韆中飄蕩，  
飛在清新蔚藍的高天上？  
啊，我想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  
讓孩子永遠興奮歡暢嚮往！

蕩入藍天 跨越圍牆，  
我心曠神怡見四周如此寬廣，  
河水流淌樹叢疊綠到處馬牛羊  
萬物盡收眼底在我鄉村的土地上……

當看到下方綠草如茵的花園，  
我已降回到深褐色的房頂上……  
再次騰越飛翔我衝上高空，  
一遍又一遍上下飄悠擺蕩！

## 雨 Rain

四周皆降雨  
潤田濕樹林  
傘上彈濺起  
海船被洗淋

## 風 The Wind

我看到你把那風箏拋向高空，  
又把那鳥兒刮進蒼穹；  
到處都聽得出你在行進，  
似少女的拖裙掠過草叢……  
啊，風，你整天整天地吹動，  
啊，風，那鳴響就是你高亢的歌聲！

我看到你做過各種各樣的事情，

卻常常隱蔽掉你的行蹤。  
我根本看不到你的身影，  
可感覺到你的推動，聽得見你的呼聲……  
啊，風，你整天整天地吹動，  
啊，風，那鳴響就是你高亢的歌聲！

喔，你是那樣地凜冽寒冷，  
究竟你年老還是年輕？  
你是原野和樹中的精靈，  
或只不過是比我強壯點的孩童？  
啊，風，你整天整天地吹動，  
啊，風，那鳴響就是你高亢的歌聲！

## 愛情——什麼是愛情？ Love, What Is Love?...

愛情——什麼是愛情？一顆崇高而  
疼痛的心；  
絞扭的雙手；以及緘默；和一個  
長長的絕望。  
生活——什麼是生活？在一高裸的  
沼澤地上  
閱歷愛情來臨和消亡。

## 火中的軍隊 (敞開的爐火) Armies in the Fire (Open fires)

燈光照耀在街道上：  
有那腳步微弱的聲響；  
深藍的夜幕緩緩落下  
籠罩了花園的樹和牆。

此時陰暗正在降臨

空屋塗上了爐火的紅光：  
它溫暖的映在棚頂，  
猶如在書頁上來回搖晃。

軍隊行進過平塔和尖塔  
城市在火中燃燒發光；……  
我雙眼凝視直到那，  
軍隊消失了連同著火光。

然後又一次發光閃亮；  
重現城市燃燒的影象；  
看哪！在那紅熱的谷底，  
幻想的軍隊正在行進！

閃爍的餘燼告訴我真實  
那就是軍隊行進的地方，  
燃燒的軍隊是什麼  
它破碎在我的爐膛！

## 大地之上是四月

Over the Land is April

大地之上是四月，  
我心之上玫瑰香；  
在高高的，褐色的山崗上  
歌聲兒飄逸悠揚。  
說，愛人，你是否聽到我，  
聽我的十四行詩迴蕩？  
在高高的，褐色的山崗上，  
愛人，是否聽到我歌唱？

靠近高速公路，愛人，在道旁  
雪替代了玫瑰。  
在高高的，褐色的山崗上  
冬天的風呼嘯作響。  
說，愛人，你是否聽到我，  
聽我的十四行詩迴蕩？  
在高高的，褐色的山崗上

#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④

Translated by *Mindy E. Zhang*

## ■安妮·塞克斯頓

Anne Sexton

### 我生命的房間

The Room of My Life

在這裡，  
在我生命的房間裡  
東西不斷地變化著。  
煙灰缸對著受難的木牆兄弟，  
哭喊，  
打字機上的48個鍵  
一只只永不閉上的眼珠，  
一本書，一個個選美競賽中的參賽者，  
黑椅子，人造皮革做的狗棺材，  
牆上的洞孔  
像一窩蜜蜂等待著，  
金色地毯  
腳後跟和腳趾頭的對話，  
壁爐  
一把等著什麼人來拾起的刀，  
沙發，被一妓女壓累了，  
電話  
在分岔處生根的兩朵花，  
一扇扇門  
像海蚌般開開合合，  
一盞盞燈，  
刺痛著我，  
照亮了地面、點燃了笑聲。  
窗子，  
飢餓的窗子  
將樹木如指甲一般戳進我的心。  
我每天喂養外面的世界

盡管鳥兒  
左右亂啄。  
我也喂養這裡的世界，  
把狗餅乾喂給桌子。  
然而，一切都不是表面上看去的那樣。  
我的東西會做夢而且穿新衣，  
好像是，因為我手中所有的字  
以及灌在我喉嚨裡的海水，  
使它們不得不如此。

## ■蘇維亞·普拉斯

Sylvia Plath

### 向魔鬼情人的 眼裡看進去 On Looking into the eyes of a Demon Lover

有兩個瞳孔  
那黑色的眸子  
將所有看它們的人  
都變成了跛子：  
每一位可愛的淑女  
如果朝裡偷看一下  
就會變成  
癩蛤蟆。  
在這兩面鏡子裡  
世界顛倒了：  
多情的崇拜者之  
灼灼目光  
轉過來傷害了

無情的手  
並加劇地威脅  
猩紅的傷口。

我在這熾熱的玻璃裡  
尋找自己的影像  
什麼樣的火會燒壞  
巫婆的臉？

於是我盯著那火爐看  
美女們都在那裡面燒焦了  
但我卻發現光彩照人的維納斯  
反射在裡面。

## ■莎拉·提斯黛爾

Sara Teasdale

### 目光 The Look

斯特烈芬在春天吻過我，  
羅賓吻我在秋天，  
而考林從未吻我  
僅僅看過我一眼。

斯特烈芬的吻消失在嘻笑中，  
羅賓的吻淡忘于玩耍中，  
而考林眼中的那一吻  
日夜縈繞我心中。

### 風 The Wind

一棵大樹和風交談  
樹傾斜著就像他傾向于我……  
但是風啊等在她所想等的地方  
風是自由的。

我是女人，我是柔弱的，

# 華文詩走進世界

——從《詩世界》談到華文詩世界

◎  
犁  
青

(續上期)

五、由於中國華文詩的發展歷史上遭受到封閉、分隔和斷裂之害，造成當前世界華文詩交流、融匯、整合方面的一些紛亂和困擾。這表現在：

1. 中國華文詩在大陸的發展，受到意識形態、文藝思潮方面流於片面的影響，在詩領域的百花齊放中出現某些寫作上的“禁區”，不能百家爭鳴，造成一段時日的停滯和空白。(自1947-48年起，在香港已可看到批判胡風主觀主義的開端，發展到50年代批判胡風集團、進而全面反右和文革浩劫，造成對詩與詩人的傷害和摧殘)。而同期的臺灣，一部份“鐵血”詩人寫的反共戰歌，甚或是萬行詩，在詩史上也不很顯著，就連臺灣的現代詩派詩家，也不予推崇。50-60年代，臺灣幾位現代主義詩家受到超現實主義(如洛夫)、或西方文藝思潮(如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惡文學”<sup>①</sup>，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的心理學，如《痙弦》、或西方經典作品(如艾略特的《空洞的人》、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如周鼎)等的影響。洛夫寫出了詩史上備受爭議的《石室的死亡》，痙弦寫出了切合弗洛姆理論印証的《深淵》(《深淵》的內容“是一首與女屍進行性行為的詩”<sup>②</sup>，《深淵》是男女性愛歡愉的空間、喻洞穴或海洋的深處。(見黎活仁《林語堂、痙弦和簡嫻筆下的男性與女性》p.21-50)，周鼎(本名周去往，1931-)寫出了極有新奇風格的《一具空空的白》。從而使臺灣詩達到高度的成就。70年代以後，臺灣的鄉土詩、社會詩興起，現代主義詩人也自身作了調整，不再盲從西化。……但也使得一些論者藉此評說，大陸無詩、或落後於臺灣數十年。因此，在整合兩岸的詩時，需公正對待彼此，需有善意。大陸方面傾注熱情推介臺灣詩、研究臺灣詩；但交流應當雙向，臺灣方面

的詩人也應善意的熱情的推介和研究大陸的詩。

2. 當前中國詩壇的詩人群中，存在有老中青三代人。文革前就在詩壇上嶄露頭角者是老詩人，文革期間未受正規教育者是中年詩人，70年代後出生的詩人是青年一代。三代人之間有“隔”。老一代詩人在回歸後重新歌唱，有的唱得歡暢，但有些對受右派、七月派的苦與恨仍未能消淡。在詩藝上面臨挑戰，出現各種情況，面臨各種問題。與後代無法溝通，不能理解，受到孤立。中年代人有如西洋的嬉皮士時期(垮掉的一代)，青年一代有如西洋優皮士時期(如貓王)目前面對的70年後的青年詩人，反權威、無大師……(如Andy Warhol 領導的，時裝潮流、髮型設計，只求短暫領先風騷，“只求一時擁有，不求天長地久”!)。(這種情況有如：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文化侵入世界各地，並領導潮流。在音樂方面，由爵士樂、藍調、到民歌、校園歌、搖滾樂；在舞蹈方面，由標準舞、拉丁舞、民間/土風舞、阿哥哥/渣渣舞、霹靂舞；各種藝術的發展很快、變化很大。詩人的心態及詩作的發展和變化也很大<sup>③</sup>。)老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年青詩人的表現及其詩作，年青詩人反傳統，蔑視老詩人及其詩作。在外部環境是二戰以後、冷戰結束、資本文化無孔不入<sup>④</sup>，柏林牆倒塌、市場經濟時代來臨。WTO來了。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繼承與創新問題，也是三代詩人如何繼承傳統面臨現代的問題。也是三代人如何溝通、融匯、整合的問題。

3. 世界華文詩的交流和整合問題。中國詩與世界詩匯流的問題。在這方面，接觸到新詩批評問題、詩的理論建設問題等。有關新詩批評、理論著作，目前的情況：中國大陸方面，自成體系的理論著作有：駱寒超的《20世紀新詩綜論》<sup>⑤</sup>(517000字)，李元洛的《詩美學

》(約70000字)，呂進的《中國詩學(體)著作等》及陳仲義的《現代詩論》。臺灣黃永武的四本《中國詩學》<sup>⑥</sup>(約1000000字)，李春生的《新詩的傳統和創新》等，其他如葉維廉、簡政珍、孟樊等的著作。而新詩批評論著方面，印象中有三類文字：一類是傳統式評論，先來作者介紹，綜論然後才具體評論，有些是感想式或印象記，有些感性語言多些，類似散文。二類是運用比較文學批評方法，中西詩的比較研究。三類是運用二十世紀新批評法，如蘇聯形式主義、榮格心理學、結構或解構主義等，後殖民、女性批評學、“馬克斯”批評學等。今後的趨向是受正規學府培育出來的博士、碩士批評家、理論家將日愈增多，而批評、理論的學術性和規範化更為嚴格和提高。而批評諸如《石室的死亡》或《深淵》之類作品應以第三類的批評法最適宜。

2002年12月21日凌晨三時寫完(初稿)於清水灣山水居，2003年1月8日，第一次補寫註解。

註：

①指《惡之華》(The Flowers of Evil)，出版於1857年。

②轉引黎活仁《林語堂、痙弦和簡嫻筆下的男性與女性》一書頁31-32，大安出版社1998.12出版。依黎氏引據的痙弦《深淵》1981:239-246的詩句：

荊冠 沒有頭顱真會上昇，有眾星之中，  
在燦爛的血中洗她的荊冠，  
當一年五年的第十三個月，天堂就在下面。

額頭 在有毒的月光中，有血的三角洲，  
／

所有的靈魂蛇立起來，撲向一個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額頭。

眼睛 春天最初的激流，藏在你荒蕪的瞳孔背後／

一部份歲月呼喊著。肉體展開黑的節慶。

舌頭 很多石頭，搖出了春天的墮落。

面部 而青蠅在啃她的臉。



頭部 他們用墓草打著領結，把齒縫間的主禱文嚼爛。

乳房 把種籽播在掌心，雙乳間擠出月光，

……這層層疊疊圍你自轉的黑夜都有你一份。

裙子 這是日子的顏面；所有的瘡口呻吟，裙子下藏滿病菌。

下體 旗袍又從某種小腿間擺蕩；且渴望去讀她，去進入她體內工作。／

這是深淵，在枕褥之間，輓聯般蒼白。

這是笑，這是血，這是待人解開的絲帶！

女人 在我影子的盡頭坐着一個女人。她哭泣，

嬰 在蛇莓子和虎耳草之間埋下……。

屍夾 而你是風，是鳥，是天色，是沒有出口의河。

是站起來的屍灰，是未埋葬的死。

吃死者 你以夜色洗臉，你同影子決鬥，

的吶喊 你吃遺產、吃妝奩、吃死者們小小的吶喊。

③以〈黃河〉為例，老詩人筆下的黃河是母親和中國文化的搖籃，朦朧詩人則以屍巾飄過它為美，“先鋒”詩人則以寫“撒把尿過黃河”詩成名。由於詩人詩美觀念差異，以寫大雁塔詩為例：犁青寫的〈斷想〉如下：

“小道回形曲腸／大雁塔空空敞敞／我問天涯的夕陽彩霞／女妖把玄奘藏在哪裏／玄奘西天取回的經書／丟失在何方？／丟失在何方？”；而韓東寫的〈有關大雁塔〉，“有關大雁塔／我們又能知道甚麼／有很多人從遠方趕來／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

……統統爬上去／做一做英雄／……也有有種的往下跳／在臺階上開一朵紅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當代英雄……／我們又能知道甚麼……”

。兩詩的諷刺式語言均平易、口語化，但意喻深淺迥異。寫法也不同。犁

詩實寫登大雁塔循塔內窄梯（小道回形曲腸）而上，塔內空空敞敞，（在塔內難以下跳自殺）。所見藏經書櫃虛無，犁詩接下虛寫：我、夕陽彩霞、女妖，責問“西方經書”丟失何處？喻意深遠，立意積極。韓詩侃侃而談，貌似實寫，但把大雁塔寫為法國巴黎艾菲鐵塔了，人們可循鐵塔而上（但人們可從大雁塔外攀登上塔頂麼？），至高處聳身下跳，在臺階上綻朵紅花。有此等事實麼？此是後現代寫法麼？

④西方的藝術，如荒誕的“糞屎罐頭”、身體行為藝術、“深一點／痛不痛”性變“詩”語等，老詩人均驚為怪物。

⑤《20世紀新詩綜論》，2001.12.上海學林出版社。分三卷。卷一詩潮論，卷二詩質論，卷三形式論。全書760頁。

⑥《中國詩學》，黃永武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民國65.6.一版一印，民國74.8.一版七印。分為四本：界想

## 紀老師的紅筆

◎非馬

住在舊金山的紀弦先生是我近年來接觸比較密切的寫詩朋友。開始通信時，我曾為他在信中“非馬兄、弟紀弦”的稱呼多少感到不自在。因為無論是在年齡、寫詩資歷或成就等各方面，我都是名副其實的後輩。但我知道他這樣只是為了表示尊重對方，而且他似乎對所有的朋友都這樣稱呼，便坦然了。有趣的是，後來我在給朋友寫信時，偶而也沿用了他這個稱呼習慣，卻惹來了一兩位年輕詩人的質疑與抗議。

紀老（我到最近才這樣放心大膽地稱呼他。如此高壽該不怕人家把他叫老了吧？）坦率天真的性格，在他的詩裡表露無遺。曾有一位剛接觸新詩的朋友寫信問我，詩人不是該溫柔敦厚的嗎？為什麼紀弦一點都不謙虛，在詩裡直稱自己是“最美最新也最偉大的詩人”呢？我回信告訴他，一個詩人，特別是一個上了年紀或成了名的詩人，能在詩裡袒露自己的心靈，除了天真，還需要勇氣。何況，如果連詩人本身都不相信自己在歷史上佔有的獨特地位，或不相信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他的作品一定沒什麼看頭。我寧可讀狂傲的真情，也不願讀謙卑的假意。而只有像他這樣不失天真的詩人，才有可能到了八、九十歲還在那裡寫詩，而且寫出來的詩有時候甚至比年輕詩人寫的還要來得年輕。

除了天真之外，最讓我感動的是紀老熱情寬闊的胸懷。我常收到他的來信，告訴我他多麼地欣賞在某處讀到的我某一首詩。在今天，這樣有心的讀者已經很少很少了，何況是詩人，更何況是德高望重的詩人！我自己便因為疏懶，每次讀到詩友寫的好詩，最多只在心裡頭暗暗喝采鼓掌，很少想到要拿起筆來給作者寫幾句鼓勵的話。他曾在一篇談論我作品的短評裡說：“即使他給我幾個C+，我想也夠我感激高興滿足的了，怎麼可能生氣？特別是在我那首題為〈在李白故里向詩人問好〉的詩中，‘詩仙詩聖的稱號太無聊／寫詩又不是小學生作文／爭什麼第一’

”的詩行下劃了滿滿的紅線，並稱之為“神來之筆”，我便知道我們的心弦有一個共同的頻率。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新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詩集裡貼著的黃紙條

◎柳易冰

## 當代 西方文學 理論 介紹

◎劉耀中

紀弦單獨將《宇宙詩鈔》用空郵寄來，正好一星期，從他居住的美国小鎮聖·馬提奧來到我的書齋。而另外尚有八本補贈的書，在海郵途中，會飄泊很長時間。

二十世紀結束時，紀弦向詩壇捧出11本詩集，《宇宙詩鈔》是收末碗。本書最後一首，又和我有關。使我早日見到，是對他表示失望的回應。他在詩集最後一首的書眉上，貼了一張小黃紙，寫道：“此詩之子題不是有‘柳易冰’三個字嗎？而且後記的文字，又把你大捧一下，這不够朋友嗎？”讀此不無幽默的玩笑話，我溫馨一笑。

很早，他信中說，寫了多年的《回憶錄》共50萬字，即將殺青，“寫到第三部，你和非馬的大名，就要在原稿中出現了……”。他答應很快會寄《回憶錄》來。

開春，見消息《回憶錄》已出版，遲遲不見寄來，我怕一下子會賣完。一位台灣女詩人來上海送給我一張500元新台幣，我寄給對朋友有求必應的張默，他很快寄來兩套，一套給了唐晉。閉門一天，將《回憶錄》第三卷仔細讀完，非馬有名字，而我是紀弦四個“忘年之交”之一，就是沒有名字。我把遺憾之情告訴紀弦，就有了黃紙條上的答覆。

相應的補償，把我沒有的紀弦詩集補全，“我很忙。許多人的信皆未回，有些尚未看，而今天給你作此信，也是證明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不算太低了吧？一笑。”

其實，和紀弦通信不久，他常從信堆裡抽出我信作覆，我一直在“柳易冰你這個人太麻煩，但一想到很可愛，也就算了”的“一笑”裡感到溫馨。我享有的“情有獨鍾”決不是黃紙條的唯一。離開台灣後紀弦決定不寫“序言”，而我編得《紀弦現代詩選》，紀弦說，這序，我親自撰寫；在我兩次寄去我詩集《太陽裡的島》後，他熱情寫了對我的評論；世紀初，梧桐落葉時，他於半島小城想起舊上海霞飛路上哼詩之樂趣，

在百年老酒店裡當起他飲者之王，他寫下一首《上海之秋》，子標題：寄詩人柳易冰。發表在2000年夏季號的《中國詩人》上。（最初發在美國的《新大陸》詩刊上。）

上面提到的詩是：〈懂得看風景的眼睛〉子標題：呈詩人柳易冰與許世旭。韓國詩人許世旭有一首〈淚從樹葉來〉，撼人靈魂的句子是：“我在清澈的陽光中／丟失了所有的昨天、前天……而遇到了昨天、前天／在一張葉子上，／因而哭哭啼啼。”那時，許世旭教授正在訪問解體後的蘇聯，核發電站核能泄露，被污染的白樺樹上，滴下俄羅斯底層百姓的苦難，我在一首〈感覺七號〉裡寫道：“如你懂得韓國詩人許世旭的詩／就請站在葉片一起／併肩哭泣”我為高價築造最終廢棄的高爾夫球場而傷心，內有“葉子滴淚的姿勢極美／可悲可慰的弱者／不幸長著／懂得看風景的眼睛”之句。

誰知這一句，很被紀弦欣賞，成了他的詩題，寫下世紀最後一首詩作，許世旭在台灣留學時和紀弦十分友善，加上鄭愁予、楚戈、號稱台灣詩壇“四大飲者”。紀弦呢稱許為“高麗棒子”，我有幸和這位“高麗棒子”飲過酒並寫入文章〈和韓國詩人許世旭飲酒〉。

紀弦特地去信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讓他們寄《回憶錄》給我，在等待書籍之時，我又去信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台，她見到我長篇整版系列採訪：〈為詩而活著的紀弦〉，也寄來了《回憶錄》，至此，這部五十萬言在現代詩史上有重要價值的著作，我共有四部，饋贈好友，使我非常快樂。

我和紀弦通信14年，我積有他書信38封，自〈尋找路易士〉後已寫他20篇文章。

如是觀之，我信裡的“遺憾”，紀弦黃紙條上的留言，都供“一笑”而已。紀弦的《回憶錄》裡有無我名，又有何妨？紀弦吾兄，你說呢？

2002年8月20日于白壁齋

### 前言

近年來西方文學理論很為複雜，而早已變成了一種專門學問，影響及至大陸、香港和台灣。北京的《讀書》及台灣出版的雜誌如《當代》、《中國論壇》、《聯合文學》和已停刊了的《文星》，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差不多每期皆有關於文學理論的文章。文學理論的演變已由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而衍生出一種極為時髦的世界觀念：“後現代主義”。在美國的大學中幾乎每一個教文學的老師，都要懂一點理論——Structuralism結構主義、Deconstruction解構主義和Post-Modernity後現代思想，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才可使學生信服，有些吃香的文學理論大師的每年薪金竟高達十多萬以上。

### 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來龍去脈

存在主義自從沙特去世後已不太吃香了，繼之乃李維史特羅斯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巴黎一個哲學大師M. Foucault福柯竟然利用結構主義方法來論權力與慾望，一時名聲大噪，人稱他的學術為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幾年前福柯死於愛滋病，今天在巴黎執哲學和文藝理論牛耳的大師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猶太裔教授 Jaques Deride雅克·德里達(1930年生)，執教於巴黎高級師範學院，他也是加大爾灣分校的教授，每年只講一次課。德氏認為李維史特羅斯和福柯的結構主義已達到白熱化，而結構主義的真正鼻祖榮格C.G. Jung的無意識心理學的結構仍然是模糊的，所以德里達要退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領域而採用另一種戰略Strategy來搞哲學。他稱自己的方法為Deconstruction(解構主義)，大膽地提倡把哲學視為文學，而擬將西方哲學解構。當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認為德里達結束了哲學，而布迪厄結束了西

方歷史！

## 何謂解構主義

德里達的主要影響來自尼采、胡塞爾(Husserl)的現象學和海德格(Heidegger)的存在主義與解釋學(Hermeneutics)，次要的是來自拉康巴塔耶(George Bataille)和雅科布松。

因為德氏是法國知識份子，受法國傳統哲學思想影響頗深，如笛卡兒、索緒爾(F. De Saussure)、卡繆、巴特(R. Barthes)。他們的哲學總是符號意義的追求和“我思故我在”的自我武斷態度。德里達和弗洛伊德在思想上有些緣份，因他兩人都是猶太裔，弗氏是在心理學上發現“無意識”的其中一人，便以失言為證明，認為西方思考太注重意識而不可能擺脫潛意識的支配，他接受了拉康(J. Lacan)的以語言為“無意識”的結構理論。欲打破例如近代語言學和記號學加上結構主義後能透過二元對立符旨的相互運用，但總是在意識範圍內的，不但不能達到巴特所說的經驗Jouissance(高潮，英文orgasm)。反之，據保羅德曼Paul De Man的發現，上帝已經不在，作者的精神已上升到一個令人眩暈的高度；這就是解構理論說的“作者已死”著名的一句話。

意識乾燥則需要補充物，在這點上，德里達的理論是帶著榮格心理學的色彩的。德氏借用猶太神秘主義，以文字the word為支配榮格的“原型”心理學 Archetypal Psychology，德氏稱之為Logocentrism；更進一步，德氏謂西方文明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而演成陽具崇拜。西方文明因此是以陽具為中心的發展，他大膽地指控西方為Phallogocentrism，此舉使學者們為之譁然。解構主義就是把西方文明削為以自我為中心的陽具崇拜。但是拉康的精神分析未有發展到超越弗洛伊德1905年前的理論而停頓下來，拉康的學說早被精神分析會否定和革除了他的醫生牌照。德氏的學術總是模糊的。

## 輔體和主體的理論

由於以自我和陽具為中心的文字邏輯文學缺少了陰性，榮格說是缺乏靈魂(soul或曰anima)，所以德里達提出陰性輔體才是主體(西方的婦女解放思想家特別喜歡該點)。“主體”需要“輔體”的補充才能完整，這就是德里達著名的“補充的邏輯”認為女人就是真理(True is a woman)的說法。

## 解構主義語言學：

### 索緒爾和“延”與“異”

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意義來自讀字的不同聲音而產生不同的意義，例如：“敬”與“驚”、“人”與“仁”、“血”與“雪”；在英文內如pen與pin，pen與penis同音，用筆寫作乃phallogentric之舉動，是以陽具(筆)為中心的。德氏發現意義的變化隨讀字時的發音不同而轉變，所以英文字“異”(Difference)和“延”(Deferring)只是字音有些不同，其實意義是相連的。因此，作家或詩人寫下來的每一句皆有“延/異”，那是說作者寫作後，一定要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讀者讀後也要相當的時間，才可弄清楚作者的意思。為免產生矛盾，作者應在他的作品內進行兩方面的工作——結構和解構，避免被文字所支配，這就是德里達著名的解構主義！

## 作者要解剖自己的作品

德里達要求作者解剖自己的作品，那是最痛苦的工作，他的名著Glas(暫譯為《墓地鐘聲》)，書內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法國一位曾經是強盜和同性戀的作者基尼(Genet)的作品作比較，以此否定黑格爾的人格，認為黑氏比不上基尼！德氏在另外一部著作《郵簡》(Post Card)中，把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底至弗洛伊德加以解析，在結論中認為全部西方思想的結構皆是以自戀和自我為中心的主義Phallogocentrism。德氏並否定了西方的敘述和形而上學。

## 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解構主義帶來的後果是把現代主義變成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現代主義的大師有法國的李歐塔(J. F. Lyotard)、布迪厄(J. Baudrillard)、德勒茲(Deleuze)和英國的伊格頓(T. Eagleton)與美國詹明遜(F. Jameson)。英法學者的馬克思主義是受了諾思替影響，他們是自1968年學運後崛起或受該運動影響的左派急進人物。自從解構了西方文化之後，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缺點是在一個無名的神旨下太過發揮生產力，產生副作用，社會財富不均也不公平。資本主義的彼岸，共產主義也產生大同小異的社會現象——太過自由或專制皆影響法治。李歐塔寫了一部小書名為《後現代的社會》(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引起不少爭執，影響頗鉅。繼馬克思的《資本論》後，尼采宣告西方文明破產以及上帝之死亡，科技和工業之發展只助於模擬(Simulation)。布迪厄認為美國就是這樣的文明：相繼歐羅巴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向西部發展，他說美國人過於用勞力支配了世界，他稱之為“過度的現實”(Hyperreal)。美國發展的邊緣城市就是洛杉磯。橫過太平洋則是中國大陸了。布迪厄指出洛城乃一座過度現實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Hyperreal)，在洛城什麼都是特大的，地方也是特別廣闊的，而華人在洛城似乎是扮演著中西文明摩擦的先鋒隊。

## 上帝已死、哲學已死、作者已死和文學已死

電視乃後現代的主要媒體(近十年來發展的電腦網路也是)，正如曾是天主教徒的麥古里汗說過“傳媒即是訊息”(Media is the message)，在大量生產和消費主義的社會中，訊息即是指揮，誰控制了媒體，誰就是指揮者。無怪政府和學院皆以後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為洪水猛獸，非要批判和控制不可！在後現代眼內的世界已非有上帝哲學和文學的世界了，而是一個多元、監獄、享樂消費、愛滋病、失業、人變獸、無家何歸和貧富鬥爭時代，人沉淪成一副戰爭機器，和遊牧民族的時代幾無分別。許多海外的華人

作家和西方的墮落者一樣，在卜茲華及種族歧視壓迫下成為次等白人而掙扎：斷了根、錯位、鬱結，為爭取次席的文化戰爭。至於逃避者則演功夫或扮諧角，更甚者則沉溺在風水、方術和迷信之中。

### 作者再生

幾年前福柯死於愛滋病，德勒茲自殺，李歐塔病死，巴特早於1980年已死去，解構主義的一個鼻祖保羅德曼曾在第二次大戰時與納粹合作，死後才被發現。一大堆他寫的反猶太人的文章出版後，人們皆認為解構哲學含有希特勒納粹主義，對德里達很為不利，解構主義因此被指為顛覆份子，成為學院中的過街老鼠。最近，有人問德氏關於他對德曼的意見和解構前途，他幽默而尷尬地答：“或許作者再生已有可能”。其實，德氏走向的是文本享樂主義式的逃避，卻自圓其說：除文章本身之外皆不足道，而不予考慮文學追求確切性。

### 解構解構主義

俄裔旅美語言學家羅馬·雅科布松(Roman Jakobson, 1886-1982)在研究兒童語言與失語症的矛盾，收穫(1941)同時暗示現代人的異化、慾望和追求與精神分裂的牽連，“後現代”人的精神病Psychosis和精神病Neurosis的關係有不同的恐懼和情結。雅氏的學術頗受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啟迪及影響。

雅利布松的詩理論和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所說的情緒有密切的關係，雅氏認為在修辭中運用隱喻與轉喻能夠適當地解釋二種失語症：“第一種是相近語詞的組合性失調而產生的隱喻性表達，表現為沒有語法；第二種是相互關聯的類似性詞的使用失調，表現為轉喻”。雅氏把自己所提出的“隱喻與轉喻”理論與索緒爾有關“範例與句法”的理論結合起來，而構成了他自己的詩理論。

按照雅氏的詩創作原則，語言可以在二個方面進行建構：水平線上的音素和可以合成句子的語詞。例如，貓兒坐在墊子上。從垂直面來看，在這時可以選擇的相等語詞是：“貓兒”可以改稱為“咪

咪”，“墊子”可以改稱為“地氈”。語言的詩創作表現力，來自於對相同類別語詞的語詞選擇與語詞聯合，由此而吸引人們去關注意義之間的聯繫以及獲得更多的聯想。和諧性是詩創作的基本原則，它表現在語音、語詞組合以及思想表達等各個方面。這種和諧性的意義也可以在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的共時性理論中表現出來：同時與貫時，詩作有如點菜和下象棋一樣。

雅氏認為修辭的用法相當於巫術，主要的有隱喻，次要的有轉喻或換喻及舉隅法的提喻，無端的詆毀和唱反調。雅氏還指出作家的心理表態主要有兩種：浪漫主義的作家常用隱喻來歌頌大自然或上帝或某個偉大人物；寫實主義的作家常用轉喻和舉隅法來表達他們的異化失樂園情感。

德里達受了雅氏的啟蒙就不接受柏拉圖與盧梭所持語言為寫作之要的觀點。柏拉圖認為寫作乃一醫治精神病的麻醉癮藥方；盧梭和索緒爾則視語言為一種社會現象，包括有同時和歷時性，言語和語言的不同系統和結構，能指和所指的符號中的距離有時很遙遠。法國紅衣主教說過：叫某個作家寫兩三，句我就有辦法把他放在獄裡。有了以上的文化背景，因此德里達能說說話勝過寫作。柏拉圖的藥和寫作的隱喻，暗中指控了西方的作家們一向是販毒者。雅科布松在索氏之後的突破是西方文學和科學的歷史重大關鍵。德里達的敘述的奇異使他頓然間成為文化爭議人物。

羅蒂指出解構主義是一找尋失敗的企業，是一不了了之的爭吵，從而產生一場文學鴉片戰爭。

耶魯大學曾是解構主義的大本營，德里達和德曼皆執教於此，自從德曼的名聲掃地與德里達和其他支持德曼的學者退職後，崛起的教授猶太人詩評家布魯姆(H. Bloom)引用弗洛伊德發現的奧地帕斯戀母殺父的情結，說每個詩人都有抄襲前輩作品的嫌疑，詩人為了消滅他自己的焦慮和罪行，而故意誤讀或修改前人的作品。這就布氏1973年名著的題目《有影響性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 雖然布氏只明指詩人，但明顯地，作家也逃不過他的指控。1988年他拋出一部兩吋厚的巨著Poetic of Influence(《詩情的影響》)，引用弗洛伊德1939年的著作《摩西與一神教》，說摩西本是埃及王子，他在領導猶太人出埃及後，在西奈的一次叛亂中被部下謀殺，以後猶太人的罪行感傳入了西方。布氏利用猶太人最有挑戰性的盧利亞(Issac Luria)牧師所創之喀巴拉派的神秘分析方法解構了聖保羅的書信和聖約翰的《啟示錄》，指出他們的反猶太風俗習慣——潛伏在西方帝國主義偷來的文化意識和傳統內。布氏的經典文學選擇，近有不列顛學者指之為Bardataty崇拜沙翁。解構大師不能超越文化價值和語言框框，否則他們只不過是煮鶴焚琴，像羅馬皇帝尼祿焚城彈琴高歌而已。

### 輔體和主體

從上述的輔體和主體之間的由來，進一步看中西文化關係和海外華人的“異化”感，有大同小異之處。以我們民族精神為中心在西方如何生存，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我們能看到“延”與“異”之別。雖然人與社會的糾結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中國文學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傳統，若我們能居高臨下宏觀世界的一切，也許西方文學是輔體，而中國文學始終是主體，我相信中國的許多先哲，從理論到實踐是非常豐富的，比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大多數學者會看得越來越清楚，也許21世紀領先的會是中國文學呢！拙文是寫給愛好用中文寫作的華僑子弟們：我們一方面研究西方文學，一方面發揚中國文化。若能如此，則知己知彼，自然百戰百勝矣！



## 編輯筆記

●一連數期，編者都提出“詩”和“歌”分家的“老問題”，最近也收到了一些有關的來信。由於大多非專一的討論，內容蕪雜，不擬刊登！唯一說似通非通，或可解釋詩人為何講求造字鍊句的精準，卻對“詩歌”一詞因循苟且的原因：“……大概是受漢語習慣的影響吧。漢語中雙音詞太多了，比如文學、語言、舞蹈、歌曲、詩詞，都是由兩種意思相近的字組成的，說起來比較順口……”若然如此，則“散文家”“小說家”何以不說成“散家”“小家”？反之，“詩人”“詩家”何以又不說成“詩歌人”“詩歌家”呢？“詩”和“歌”既然早已分家，讓我們也與這些“詩歌人”、“詩歌家”分開吧！

●本期出版的時候，戰爭正殘暴地進行著……支持者人認為：仗已開打，後方人民的反戰時機已過，應該支持政府和前方將士！殊不知一方面將人民送上戰場，另一方面又祈求他們能平安歸來，正是戰爭販子的兩面手法，真正愛好和平的政府豈能未盡最後一分努力，即“先發制人”“以暴易暴”？而一旦政府決策成為行動，人民無論對錯都該轉反對為支持的態度，豈非助長野心、自欺欺人？和平應是全人類的願望，反對戰爭也應是全人類的良知，作為詩人這點良知更不應該泯滅！本刊下期擬組“反戰詩輯”，有此類詩作的朋友，請於五月十五日前將詩作寄來！

●感謝詩人林忠成代組《東北詩展》，下期將推出詩人任知代組的《天津特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2002年12月第73期伍木先生詩作〈沉酒西安〉“酒”誤植為“緬”，第二行“在歲月的高潮中隱約沉淪”應作“在歲月的高潮中隱隱約

## 詩訊

●詩人教授張錯應香港浸會大學之邀，已於二月下旬前往講學。

●詩人葉維廉伉儷於今年三月赴加拿大溫哥華度假，在老朋友詩人洛夫府中作客。

●詩人陳銘華詩集《我的複製品》將於近期由新大陸詩刊出版。

●台灣《秋水》詩刊於明年元月創刊三十週年慶時，除了組織一連串與詩有關的活動外，並擬出版第四本兩岸詩選《泱泱秋水》。

●加拿大華文詩人揚子詩集《遊子吟》已於2002年八月由康和印刷製作有限公司承印出版，收詩作78首。

●越南華文詩人秋夢自印詩集《白狐》、《情歌》、《色的象徵》、《山和水之外》四本，均為中英文對照，詩人自譯。秋夢本名陳友權，又名陳學培，1943年出生於越南，在越南南方未變色前的60年代即已開始詩創作。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另代訂購：黃美之編北美華文詩集《世紀在漂泊》（\$8.00）  
非馬《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